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十九

外戚傳一百二

司馬遷謂受命帝王蓋亦有外戚之助然任之以政假之以權則未有不為患者也 祖宗鑒前世之禍徒尊以高爵寵以厚祿使之貴而無位高而無民此禍亂之所以不作也於乎規摹遠矣

杜審琦定州安喜人也 昭憲皇后之兄父曰爽 昭憲兄弟

五人審琦其長也次審玉次審瓊次審肇次審進世居常山以

積善聞鄉里初 宣祖自北南來天大寒因避雪于爽之莊院

爽見其狀貌甚愛之家人曰當以為 四娘子舍居壻 四娘

子即 昭憲也審琦仕後唐終義軍指揮使審玉早卒

審瓊建隆初以元舅拜左領軍將軍改左龍武軍大將軍乾德

初領富州刺史權判右金吾街仗兼領步軍司事卒年七十贈太保寧國軍節度使謚曰恭僖審瓊性淳質宿衛忠謹人皆稱之景德三年贈太師

審肇起家為左武衛上將軍賜第于京師開寶中為右驍衛上將軍出知澶州河大決東匯于鄆濮民罹水害太祖乃免審肇官歸第俄復故官令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保昭信軍節度使謚曰溫肅後又贈太傅

審進起家為左神武大將軍改右羽林將軍乾德中領賀州刺史知陝州遷保義軍留後拜節度使太祖郊祀于西京審進來朝於是寵賚甚厚遣還任太平興國二年許昌裔者為虢州刺史審進捃其闕失事太宗以右拾遺李幹鞫之幹因請支郡不復隸藩鎮皆得專達支郡不隸藩鎮自此始也太宗征太

原審進老矣願率所部擊賊不許太宗幸大名勞軍留審進巡徼京師復歸陝拜右衛上將軍領靜江軍節度使太宗耕籍田加開府儀同三司卒年七十九贈中書令謚曰恭惠審進鎮陝二十餘年勸農敦本民庶便之然居富貴略無驕矜之色人服其醇厚又贈尚書令追封京兆郡王諸子彥圭彥鈞彥彬皆為顯官

王繼勳孝明皇后之同母弟也國初以后故為內殿供奉官累遷龍捷右廂都指揮使領彰州防禦使太祖將伐蜀命繼勳戒期將大閱繼勳素與馬仁瑀不相善太祖為出仁瑀密州繼勳尋遷保寧軍留後權領侍衛步軍司事繼勳所為不法會新募兵千餘人隸雄武多無妻子繼勳縱令都下掠人子女太祖聞之大怒捕得百餘人斬于市時后已崩太祖

念之故繼勲得免也其後復為部下所訟 太祖罷其兵柄以
為彰國軍留後繼勲自以失職常怏怏專以鬻割奴婢為樂
太祖怒削其官爵流于登州未至以為右監門衛率府副率開
寶中分司西京繼勲殘忍愈甚彊市民家子女以備給使小不
如意即殺而食之 太宗即位人有訴其事者 詔鞠之遂棄
市僧惠廣者嘗與繼勲同食人肉 太宗先令折其脛而後斬
之

賀令圖父懷浦 孝惠皇后兄也仕軍中為散員指揮使出為
岳州刺史領兵屯三交從楊業北征死之令圖少謹愿 太宗
在藩邸得隸左右及即位以為供奉官改綾錦副使知莫州遷
崇儀使知雄州領平州刺史為幽州行營壕砦使以所部克涿
州會父死起為六宅使本州團練使護瀛州屯兵初令圖握兵

在邊十餘年恃舊恩每入奏事輒言幽薊可取 太宗信之遂
有岐溝之敗令圖貪功而寡謀虜將耶律寧號于越者使人給
令圖曰我獲罪本國願歸 南朝無路可拔君侯幸留意焉令
圖信之既而于越率眾入寇王師敗于君子館于越傳言軍中
願得見雄州賀使君令圖謂其來降即引戲下數十騎逆之將
至其帳于越據胡床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乃來送死耶麾左
右縛令圖以去令圖時年三十九

劉美字世濟益州華陽人也本姓龔 章獻明肅皇后之父曰
通少隸軍籍建隆初征嶺南有功為虎捷都指揮使領嘉州刺
史從征太原道卒美以鍛金為業 真宗為襄王時 后自蜀
來因張耆以進耆得之美所 真宗即位以 后為美人乃更
美姓以為后兄補三班奉職遷右侍郎右保吉之在陳州也大

治解舍脩城壁不以聞會有言其擾民者遣美察其事美曰保
吉受國恩列藩閫營繕過度誠有之自餘保無他患 眞宗意
乃解還 朝爲閤門祇候護兵屯于漢州徙嘉州召還提點在
京倉場 后正位中宮遷南作坊使天禧初遷洛苑使領勤州
刺史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改侍衛馬軍都虞候遷武勝軍
留後以卒年六十贈太尉昭德軍節度使其後 章獻臨朝父
通累贈太師封魏王

李用和字審禮 章懿皇后母弟也少窮困劉美得之於民間
奏以三班奉職 章懿薨除禮賓副使累擢慶州觀察使遷永
清軍留後爲眞定府定州路副都總管舊制公使錢正任以上
許私用而用和悉以爲軍費不留于家慶曆二年拜建武軍節
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以老拜宣徽北院使改鎮彰信加同平

章事進南院使兼侍中卒年六十二贈太師中書令追封隴西
郡王謚曰恭僖用和起民間以 帝舅位將相而小心避權勢
闔門謝客此其所長也諸子璋瑱有聞

璋字公明初補三班借職歷閤門祇候遷閤門使龍神衛四廂
都指揮使象州防禦使拜天平軍留後知澶州改曹州河決澶
淵坐降邢州觀察使復爲留後拜武勝軍節度使爲殿前副都
指揮使 仁宗宴近臣于羣玉殿酒酣命酌二大琖飲韓琦及
璋如有所屬者 仁宗崩執政欲京城增甲士璋曰素隊例也
不可易時禁衛相告故事內給食物中有金旣而果賜食衆視
之無有也紛紛以爲言璋呼什長謂曰爾曹衣食縣官而敢誼
乎誼者斬衆乃定徙鎮建雄爲殿前都指揮使出知鄆州應天
鳳翔府許鄧郢三州歷鎮武成鎮安振武卒年五十三贈太尉

謚曰良惠

瑋尚 仁宗女充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為西京左藏庫副使累遷濮州團練使安州觀察使瑋貌寢與主不協而瑋所生母又忤主意主夜叩禁門入訴於是諫官司馬光上疏曰臣聞 太宗時姚坦為吳王宮翊善每諫王過失左右教王詐疾不朝太宗召王乳母問起居狀乳母曰王以姚坦檢束嚴故成疾耳太宗怒杖之數十 太宗非不知愛其子也誠以愛之則莫若納之於善若縱其所欲不忍謹呵適所以害之也齊國獻穆大長公主 太宗之女 眞宗之妹 陛下之姑於天下可謂貴矣然獻穆公主仁孝謙恭備盡婦道愛重其夫無妬忌之行至今天下稱婦德者以獻穆公主為首臣謂 陛下教子以義宜以 太宗為法公主事夫以禮宜以獻穆為法今 陛下曲徇

公主之意使之無所畏憚陷入於惡將何以形四方之風垂來世之則乎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 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璋散遣其家人光言 陛下追念章懿皇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 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既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 仁宗感悟 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未幾主徙封岐國瑋復拜駙馬都尉主薨瑋坐奉主無狀貶郴州團練副使陳州安置遇赦還京師累拜節度使歷鎮建武平海元祐八年卒 張堯佐字希元河南人也溫成皇后之從父舉進士歷憲州筠州推官嘗知管城縣稍遷三司戶部判官又為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加龍圖閣直學士除端明殿學士拜三司使是時諫官御史言堯佐主大計諸路困於誅求內帑疲於借助

仁宗方祀明堂問以經費堯佐曰固已辦矣皇祐二年除淮康軍節度使群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於是知諫院包拯上疏曰陛下即位僅三十年奉承祖宗謨訓未有失道敗德之事乃五六年來超擢張堯佐羣口竊議于下然而迹其過不在陛下在女謁近習及執政大臣也蓋女謁近習動靜伺陛下之所為而執政大臣不思規陛下以大義乃從諛順旨高官要職唯恐堯佐不滿其意以陷陛下私昵後宮之過此豈有愛君之心哉以本朝故事言之昭憲皇后誕生祖宗有基命之烈其弟審進窮老纔得一節度使雷有終以工部侍郎討平西川止得宣徽使李至於先朝有東宮之舊自工部尚書參知政事裁用為武勝軍節度使錢若水任樞密副使為三司使夏竦自三司使戶部尚書止得散節度使後二年方

加宣徽使鄭戩亦曾任樞密副使為資政殿大學士二年得宣徽使又一年乃除節度使今堯佐謂之親則孰若杜審進謂之賢而功孰若雷有終李至錢若水之汜而宣徽節度使并以與之可乎既而御史中丞王舉正諫官吳奎等彈奏堯佐恩寵太過至留百官班廷議遂罷宣徽景靈二使三年復以宣徽南院使徙鎮天平卒年七十二贈太師堯佐憑戚里以進而家法不脩為世所鄙云

曹佾字伯容 慈聖光獻皇后兄也初為右班殿直 慈聖位中宮遷左侍禁閣門祇候累拜鄆州觀察使遷安化軍留後除建武軍節度使宣徽北院使嘗知澶青許鄆州改鎮保靜又改保平加同平章事景靈宮使兼侍中拜護國軍節度使守司徒兼中書令中太一宮使封濟陽郡王 國朝以來異姓未有兼

中書令者贈官則有之生除中書令惟侑而已 神宗一日敕中使召之見於便殿與同至 慶壽宮 慈聖愕然遽止之曰外戚自來未有輒入禁掖者安可以我開其端 神宗曰聊以慰骨肉之情他人固不可也時左右已預辦宴具 神宗親奉觴 慈聖自酌酒以授侑侑跪飲之次則鈞天盛奏丙夜酩酊而罷以 御前紅燭送歸侑愛姬慧夫人者迎門謂曰王何所之而遲留至此耶侑曰吾到天上來耳 慈聖崩既免喪侑請郡 神宗曰時見舅如面 慶壽宮示何欲遠朕得非待遇有不至乎 神宗嘗謂大臣曰曹王雖以近親貴然端謹寡過善自保實純臣也 哲宗即位加守太保薨年七十二贈太師追封沂王侑為人樂易儀觀頎秀通音律善弈射當 英宗 神宗 哲宗之際以元舅之重其所以尊寵者為當時之冠云子評為

平海軍節度使誘安德軍節度使誘子戩戩子湜湜尚 徽宗女崇德帝姬

高士林字才卿 宣仁聖烈皇后弟也母即 慈聖光獻皇后之姊士林以 慈聖恩補右班殿直累遷西頭供奉官進內殿崇班士林將家子獨喜儒學閱經史能通其旨 英宗嘗以謹守法律四字誨之曰能此則為良吏矣士林官至德州刺史治平中卒 神宗即位贈昭德軍節度使子公繪公紀由戚里至節度使皆有賢稱

向宗回字子發 欽聖憲肅皇后弟也自幼侍禁用后恩擢溫州刺史 哲宗時遷至相州觀察使 徽宗即位除彰德軍留後欽聖垂簾拜安國軍節度使徙鎮保信鎮南建中靖國初封永陽郡王改鎮寧海大觀初 詔曰朕以 欽聖憲肅皇后受

哲廟之顧託黜相臣之異心援翊冲人付畀神器親屬未加褒顯其議所以崇報之遂除宗回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安康郡王移鎮保平徙王漢東二年有告宗回帷薄不脩者令開封府鞫治御史中丞吳執中臨問召所使季吹笙引宗回女并張響鐵等驗問具得其實遂以太子少保致仕執中言 陛下以宗回元舅之故不忍致之法奈天下何 詔曰宗回於 欽聖憲肅皇后為親弟朕以噬膚之恩不忍行法其削奪在身官爵郴州安置行一二日追還逾年盡復故職宗回性驕然以才稱卒年六十三謚曰榮縱

宗良字景弼以 后恩授右侍禁累擢秀州刺史 哲宗時遷至利州觀察使 徽宗即位遷昭信軍留後 欽聖垂簾拜奉國節度使與兄宗回同宣制徙鎮清海封永嘉郡王始蔡京交

結宗良兄弟及內侍裴彥臣外議詢詢及 欽聖還政宗良尚與政諫官陳瓘上疏曰 宋有天下一百四十年矣太平之久堯舜三代乃至漢唐皆不及也 祖宗以 聖繼 聖古無有也 母后繼有聖德亦古無有也 宋德方隆內外無患然而以臣所聞宜與戒者有一事焉恐 陛下未之知也 皇太后未之知也向宗良兄弟交通賓客漏洩機密 陛下與 皇太后知之乎 陛下受天眷命 皇太后有定大策之功 陛下永思所以圖報而已假借外家豈足以為報乎宗良等依倚國恩憑藉 慈蔭夸目前之榮盛不念倚伏之可畏所與游者連及侍從希寵之士願出其門遂使物議籍籍或者以謂萬機之事黜陟差除 皇太后至今尚與政也自古戚里侵權便為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國之本臣區區之言有益於 朝

廷有補於外家此 國家治亂之機也徒鎮鎮東武寧大觀二年移寧海加開府儀同三司請老不許宗良既貴母董氏年九十尚無恙封燕國太夫人宣和元年董氏卒明年有 詔起復制曰念 先后之同氣惟仲舅之獨存宗良固辭喪未除而薨年六十六贈少保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十九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二十
宦者傳一百二

宦者之禍見於前載者尚矣 太祖開基所用宦者不過五十人但掌宮掖之事未嘗令采他事也嘗有中黃門因禱祠山川於洞穴中得怪石形類羊者取以為獻 太祖曰此墓中物尔何以獻為命碎其石杖其人其不受佞也如此厥後宰相欲以王繼恩為宣徽使而 太宗不可 真宗欲以劉承規為節度使而宰相不可 聖君賢相所以防微杜漸者一至是哉自李憲節制諸將于西邊而童貫因之以握兵秉 徽宗既寵用貫而梁師成坐籌帷幄文武二柄歸此兩人宰相特奉行文書而已內而百司悉以宦者兼領外而諸路則有廉訪承受之宦官者之勢盛矣小人之者利無耻者爭趨其門反以所得為榮者

可勝數哉蕭牆之憂識者以爲將遂如漢唐之季矣夫何變起夷狄都人憤怒至挾其種類而殺之而童梁亦以誤國誅宦者之禍於是泯矣雖然不可以不戒也

王繼恩陝州人也初養於張氏名德鈞開寶中復姓王氏太祖時爲內侍行首太祖崩繼恩執役永昌陵遷宮苑使端拱中以昭宣使領皇城司李順亂于蜀以繼恩爲兩川招安使率兵討之繼恩由小劔門路入研石砦大敗之遂平劔州又平閬縣二州乘勝至成都破賊十萬斬首三萬遂平蜀於是宰相請用繼恩爲宣徽使太宗曰宣徽使執政之漸也不可宰相言繼恩有平蜀之功非此無以酬之太宗怒切責宰相乃議別立宣慶使以寵之召還領桂州觀察使始繼恩善結黨邀名譽乘間敢言士大夫好進者多趨之有潘閬者賣藥成都工於詩

繼恩薦之召見賜進士第未幾太宗察其狂妄追還詔書繼恩又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相結太宗崩繼恩與昌齡且有異議皆抵罪繼恩黜爲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仍籍其家卒于貶所

劉承規字大方楚州山陽人也建隆中補高班太宗時拜北作坊使遷洛苑使至道中與周瑩同僉書樞密宣徽諸房公事領勝州刺史僉書宣徽院真宗議封泰山以承規領發運使累遷應州觀察使以疾除左驍衛上將軍安遠軍留後致仕承規性忠謹得幸于真宗病革求爲節度使真宗以問王旦旦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乃止卒贈左衛上將軍謚曰忠肅承規本名承珪真宗爲改今名云秦翰字仲文真定鉅鹿人也年十三給事黃門遷高品爲入內

押班嘗使李繼遷還言繼遷未賓之狀且曰臣一內臣不足惜願再往手刺之雖死不恨也 太宗嘉其忠趙保忠以夏臺叛李繼隆率師問罪以翰監其軍保忠就擒以功拜崇儀使王均反爲川峽招安巡檢使五戰五捷遂克益州還 朝遷皇城使入內都知翰爲人倜儻有武功以方略自任性溫謹諸帥有剛很不和者翰皆得其驩心又輕財好施與士卒同休戚以故衆心樂爲之用改昭宣使遷平州團練使卒年六十四贈貝州觀察使

張崇貴真定人也

太祖時爲內中高品

太宗時累加右班

副都知改洛苑使

真宗授李繼遷節度使以崇貴使于繼遷

使還領蔣州刺史繼遷死其子德明襲爵又以崇貴使于德明德明既納款凡邊防事宜經制大小皆崇貴主之以功遷皇城

使誠州團練使內侍省左班都知加昭宣使領廊延路鈐轄崇貴久在西鄙善識蕃夷情狀西人頗畏服之卒年五十七贈豐州觀察使

周懷政本并州人也父紹忠爲內侍從

太宗征河東得於亂

尸之間養以爲子給事禁闈頗專勤數年間擢爲押班都知累

遷昭宣使英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常侍內廷權任頗重 真

宗建皇太子以懷政給事東宮又領皇城司於是附會者衆有

位居已上者必排抑之中外帑藏皆專取而多入其家性庸鄙酷

好妖妄有朱能者本永興軍民家廝養遂賂其親信得見因與

親事卒姚斌等妄談神仙事懷政甚惑之援引能爲永興軍監

押於乾祐縣僞造天書上之能因是累至御藥使領階州刺史

令於終南山脩道觀假託鬼神言國家休咎或臧否大臣朝士

真宗漸疎之懷政憂懼而未有以發也會 真宗不豫自疑不起常臥枕懷政股與之謀欲命 太子監國懷政自以為東宮官也遂議立 太子廢皇后黜丁謂用寇準潛召楊崇勳等與之謀崇勳等反以情告丁謂謂夜往曹利用第計之翌日利用入奏其事懷政坐誅仍捕朱能并其黨悉誅之

雷允恭開封人也初為黃門頗惠黠稍遷入內殿頭給事東宮周懷政偽為天書允恭與發其事及懷政死擢內殿崇班遷承制再遷西京作坊使普州刺史入內侍省押班 章獻明肅皇后初臨政丁謂潛結允恭凡機密事令傳達禁中由是允恭勢橫中外山陵事起允恭請效力陵上 章獻曰吾慮汝有妄動恐為汝累也乃以為山陵都監允恭馳至陵下司天邢中和為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何

不就中和曰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 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 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及允恭入白其事 章獻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 先帝宜子孫何惜不可 章獻意不然之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見山陵使丁謂具道所以謂唯唯而已允恭入奏曰山陵使亦無異議矣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已而事發并坐盜金寶賜死而籍其家中和流沙門島丁謂尋竄海上

閣文應開封人也給事掖庭積遷至入內副都知 仁宗初親政與宰相呂夷簡謀以夏竦錢惟演皆 章獻皇后之黨欲罷之退以語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 太后邪但多機巧耳由是

併夷簡罷夷簡素與閻文應相結久之乃知事由郭后夷簡由是
怨后及夷簡再相因后與楊尚二美人爭寵后以此廢而楊尚
二美人寵益甚 仁宗未能去也文應早暮入侍言之不已
仁宗強應之曰諾文應即命氈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涕泣詞
說云云不肯行文應罵曰官婢尚何言驅使登車翌日以尚氏
為女道士居洞真宮楊氏別宅安置郭后已廢 仁宗悔有復
后之意文應大懼會后有小疾文應挾太醫診視數日乃言后
暴薨文應累至昭宣使恩州團練使時諫官劾其罪請并其子
士良出之以文應領嘉州防禦使為秦州鈐轄改鄆州士良罷
御藥院為內殿崇班始楊尚二美人之出宮也左右引陳氏女
入宮父號陳子城楊太后嘗許以為后宋綬不可王曾呂夷簡
蔡齊相繼論諫陳氏女至掖庭將進御士良聞之遽見 仁宗

仁宗披百葉擇日士良曰 陛下閱此豈非欲納陳氏女為后邪
仁宗曰然士良曰子城使大臣家奴僕官名也 陛下納其女
為后無乃不可乎 仁宗遽命出之文應徙相州鈐轄以卒贈
邠州觀察使

任守忠字稷臣始以蔭為入內黃門累轉西頭供奉官領御藥
院坐事廢久之復故官稍遷上御藥供奉初 章獻明肅皇后
聽政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 仁宗親政
出為黃州都監又謫監莫州酒稅稍遷潭州都監徙合流鎮西
鄙用兵又為秦鳳涇原路駐泊都監以功再遷東染院使內侍
押班出為定州鈐轄加內侍副都知累遷宣政使洋州觀察使
為入內都知 英宗即位拜宣慶使安靜軍留後初 英宗不
豫守忠交亂 兩宮語言誕妄於是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

間之罪以為國之大賊民之巨蠹乞斬於都市遂貶保信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守忠久被寵幸用事于中人不感言其過及貶中外快之久之起為左武衛將軍致仕卒年七十九

李憲字子範開封祥符人也始為入內黃門稍遷供奉官為太原路走馬承受數論邊事從王韶取河州以功加遙郡團練使熙寧七年木征合董氈鬼章之兵攻破踏白城河州危 詔趣

憲赴之憲馳至軍晨起帳中張敕字黃旗告吏士曰此旗 天

子所賜也視此以戰 帝實臨之士卒呼奮用命會王韶領兵

至進釋河州圍憲大破之回軍古河州木征降以功加宣政使

嘉州防禦使為入內侍省押班交州叛以趙鼎為安南招討

使憲副之未行鼎上言 朝廷置招討副使軍事須共議至節

制號令即宜歸一憲銜之由是屢紛辨 上前遂罷憲以郭達

為招討而高副之九年以憲計議秦鳳熙河路經略司邊事於

是御史中丞鄧潤甫御史周尹蔡承禧彭汝礪言自詩書以降

迄于秦漢魏晉周隋不聞有以中人為將帥者唐明皇時覃行

章亂黔中始以楊思勉為招討使唐之旤萌於此代宗時魚朝

恩幾危社稷憲宗用吐突承璀卒以輕謀弊賊得罪後世 陛

下其忍襲唐故迹而忘天下之患乎又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

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小有成功其禍大章再上弗聽冷雞朴誘

山後生羌擾邊木征請自效憲聽之木征盛裝以出諸羌皆視

皆無鬪志我師乘之獲級生降以萬計斬冷雞朴董氈懼即遣

侍胡奉贄效順加宣州觀察使入內副承旨又遷宣慶使 神

宗問罪西夏命五路出師憲領熙河兼秦鳳建大將旗鼓節制

諸軍遇賊破之進駐女遮谷收復蘭州 詔憲領兵直趨興靈

平蕩夏賊而憲不前獨高遵裕以環慶涇原師至城下狼狽而
還除涇原路經略使加景福殿使武信軍留後永樂城告急憲
赴援至延州而城已陷復還熙河仍兼秦鳳軍馬賊入蘭州攻
破西關降宣慶使已而憲敗賊于定西城明年夏人大入圍蘭
州十日不克糧盡引去憲選精騎度河與賊遇破之坐妄奏獲
賊功狀罷內省職事 哲宗即位以為提舉崇福宮御史中丞
劉摯劾其貪功欺罔之罪降右千牛衛將軍分司南京居於陳
州未幾復觀察使提舉明道宮卒年五十一紹聖元年贈武泰
軍節度使謚曰敏恪又改曰忠敏憲以中人為將雖能拓地降
虜而貪功罔上傷財害民貽患中國云

王中正字希烈開封人也因父任補入內黃門熙寧初為禮賓
使遷六宅副使帶御器械從王韶入熙州以功遷作坊使嘉州

團練使擢內侍省押班吐蕃圍茂州中正率陝西兵將援之圍
解進昭宣使內侍省副都知遷防禦使 王師問罪西夏以中
正僉書涇原路經略司公事 詔五路之師皆會靈州中正失
期糧道不繼士卒多死有 旨權分屯鄜延並邊城砦以俟後
舉中正請罷省職因遷金州觀察使提舉西太一宮坐前敗降
秩二等元祐初言者再論中正違 詔不赴興靈會師之辜復
降秩二等久之提舉崇福宮紹聖初復嘉州團練使卒年七十

宋一
朱用臣字正卿開封人也為人有精思彊力以父蔭隸職內省
神宗脩補廢弊用臣經畫區處多稱 上意創東西府築京城
建尚書都省起太學立 原廟導洛通汴凡大工役皆用臣董
其事性敏給善傅會 神宗多訪以外事朝士往往諂附之權

勢震赫一時積勞至登州防禦使加宣政使元祐初言者論其
罪降爲皇城使添監太平州酒稅紹聖初復宣政使慶州團練
使內侍省押班進瀛州刺史宣慶使遷蔡州觀察使入內侍
省副都知以疾卒贈安化軍節度使謚曰僖敏謚議謂用臣爲
廣平宋公有 天子念公之勞久徙于外之語豐稷論奏以爲
凡稱公者皆須者宿大臣與鄉黨有德之士其曰念公之勞久
徙于外斯乃古周公之事於用臣非所宜言也望賜詳酌止令
賜謚論者是之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二十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二十一
宦者傳一百四

童貫開封人也始出李憲之門性巧媚自給事宮掖善測人主
意元符末 徽宗置局於錢塘且放求古法書圖畫之屬貫以
內供奉主之蔡京方謫居與之游京有能書名自書屏障扇帶
階貫以進逾年入爲尚書左丞京德其輔已旣相始開邊議收
復青唐起王厚爲經略使合諸道兵十萬用李憲故事命貫爲
監軍師行及敵會禁中火 徽宗以手書驛止貫貫視之遽納
靴中厚訪其故貫曰 上促成功耳竟出師遂復湟中及鄯廓
等州由內客省使除景福殿使澧州觀察使內臣寄資轉行至
兩使自此始也俄爲熙河蘭湟秦鳳等路經略安撫制置使累
遷武康軍節度使中太一宮使出討溪哥臧征僕哥復積石軍

洮州以功徙鎮奉寧時大觀二年也貫恃功稍自專軍政選置將吏官屬皆取中旨不復干朝廷寢忤京意徽宗欲除貫開府儀同三司京曰貫以宦者建節鉞過矣使相豈所當得邪乃止自是兩人始交惡政和初奉使契丹移鎮武信時京已罷相使人言於徽宗曰遣使以宦者為之是中國為無人矣無乃為虜所窺乎徽宗報曰虜酋以貫破青唐名聞四夷欲見之耳彼要我因覘之不亦可乎虜方肆縱故貫所齎皆殊異珍腆雖二浙髣勝之具悉遺之務以瓌侈相誇使還益用事廟謨兵柄皆屬焉初夏國恃橫山諸族強勁善戰與中國抗自種諤靈州戰不利李憲始圖進築不克行貫欲成憲謀遂領六路邊事以太尉為陝西河東河北宣撫使遷開府儀同三司權僉書樞密院河西北兩房事於是徽宗曰元豐官制樞密院

官置知院同知院事其僉書院事未嘗除授趙瞻王巖叟劉奉世並係元祐差除今童貫宣撫陝西等路帶行僉書與官制有礙貫見係儀同即宰相之任也可改為權領樞密院事改鎮威武寧江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遷太傅歷山南東道劍南東川二鎮封益國公貫將諸道兵六七年窮討深入立軍壘建堡砦平陽瞎令古仁多泉臧底河及築靖夏制戎伏羌等城以至蕭關故骨龍砦斤池置烽燧扼據要害謂可制西賊死命逼大將劉法使北取朔方法不可貫曰君在京師時親受命於上前自言必成功今乃以難告何也法不得已引軍出塞夏人伏兵擊殺之貫隱其敗而以捷聞使百官入賀議者切齒而莫敢言關右為之擾然夏人亦大困乃因遼人納款請和且以誓表進許之前所未有也已而夏使來賀生辰授以誓詔辭不取貫莫能

屈但嚴迫館伴使強之而去還及境遂棄之以歸延安帥賈炎
得而表上之貫始大沮 祖宗法屬羌不授漢官有功則於蕃
官轉遷至是則引拔之或至節度使弓箭手有分地得以保其
鄉里墳墓至是則皆使居新邊禁軍逃亡者罪至死不貸至是
則許改刺別軍邊備軍政自貫壞矣貫之使遼也燕人有馬植
者得罪於其國間道邀貫為言取燕之策貫信之約其來歸至
則藏之家奏賜姓名為趙良嗣即條上平燕之策大氏謂雲中
根本也燕薊枝葉也當分兵撓燕薊而後以重兵取雲中選使
由登州聘金國於海上議夾攻遼取燕雲十四州地使者往返
項背相望貫因選西師宿將會京師又令環慶鄜延軍與河北
禁軍更戍儲兵糧備戰具植旗伐鼓剋日以發會方臘叛命貫
南討以為江浙淮南等路宣撫使傾所聚兵以往 徽宗以賊

熾為慮親握貫手送之曰東南事盡以付汝不得已者徑以
御筆行之貫至浙部知華石綱為民害命其屬董耘草詔罷去
之民大悅臘亦就擒以功進太師封楚國公復宣撫陝西河東
河北路貫方被命討賊滯留東南而金虜使至 徽宗頗悔結
約貫黨待之須其歸請益卒 徽宗意遂決宣和四年女真報
遼主延禧敗走邀我師夾攻於是貫統諸將兵十五萬屯近邊
至雄州遣張寶趙忠諭耶律淳舉國內附淳執二人斬之又令
人諭易州土豪史成獻其地成執以送燕亦斬之復募馬擴齊
軍書入燕遼將大石林牙者謂王介儒曰過河語童貫欲和即
還作善鄰不欲和請以軍相見毋令諸軍徒苦也遂遣种師道
及高陽帥和訖全兵駐白溝楊可世輕兵趨蘭溝旬淳益兵二
萬度溝挑我軍訖堅壁自守貫迫令退師師道力陳兵可進不

可退虜辟相銜退必遭龍襲貫再三趨之不得已軍卻大風雪及之虜以敗盟責我追我軍至古城南而還以遼人尚強未易圖乃以探報不實歸罪於誅奏黜之遣劉韜即驛與介儒議再脩好 徽宗聞之亦 詔班師命諸將分屯貫自瓦橋關還時蔡攸以副使至河間聞淳死郭藥師以涿州降軍勢稍振貫復趨雄州宰相王黼力主再興師之議悉諸路兵二十萬會三關詔貫攸毋歸異議者斬遼后蕭氏遣使奉表稱蕃乞損歲幣以復舊好貫怒其不納土麾而去之督劉延慶入新城劉光世入易州郭藥師精騎由間道襲燕已而敗績諸將殺楊可世以降延慶氣奪不能軍退師虜益張追奔至涿州舒左右翼包之我師復大敗自熙寧以來累世所積軍實埽地盡矣貫再舉取燕不能下懼無功狀以歸又密遣趙良嗣等使金人圖之金人已

取燕志益驕使四五往返邀索不已卒以遼人舊歲幣為數四十萬又益以六州代稅緡錢百萬奉誓書以往方命交地五年貫與攸以兵入之先曰交割後曰撫定僅令諸將脩隍塹列蹊隧定疆畛問疾收芻止舍少休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悉為金人席卷而去蓋殫國力以數百萬計所得者空城而已貫上表告功落節鉞為真太師加封徐豫國公遂乞上尊號 徽宗不許越兩月命貫致仕金人再取蔚州入飛狐靈丘兩邑且絕交山後之議明年復起貫領樞密院事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如太原又明年封廣陽郡王未幾邊遽至黏罕將南侵貫遣馬擴辛興宗往聘窺之虜以納張覺責我且馳使太原告相國已興兵貫厚禮之且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使者令貫速割河東北以河為界貫聞之氣褫搏手無他策亟謀還太原帥張孝

純譙之曰金虜渝盟大王當會天下兵極力楛梧今大王去人心搖矣是舉河東與賊也河東為賊有河北亦豈能保邪貫怒吐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臣欲留貫置帥臣何為孝純撫掌歎曰平時重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畏懼如此身為大臣不能以死排難止欲奉頭鼠竄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貫甫至京師而胡騎已長驅向闕 欽宗即位 徽宗居于龍德宮貫贊 徽宗南巡倉皇扈從載其帑銜舳擁兵自衛汧汴而下 徽宗方過浮橋隨駕衛士攀望號慟貫擁 徽宗以行惟恐不速令親兵引弓射之衛士中矢而踣者百餘人聞者莫不扼腕而流涕於是諫官御史至於國人文章論其罪請誅之先貶為左衛上將軍池州居住連謫昭化軍節度副使吉陽軍安置行未至下 詔數其十罪命監察御史張澂迹其所至誅焉追至

雄州泣斬之家屬皆徙吉陽貫握兵二十年權傾四方奔走期會過於詔敕道路目語莫敢誰何以鐵錢夾錫錢行之關陝恐物價不平錢有輕重乃下脅制削其直民告病知永興軍徐處仁以為言至有餓殺長安一城之歎監司迎貫指聞之 朝處仁反以罪去其後論者疏貫六事選方劭以察訪廉之貫密伺劭動靜先得以白於 徽宗及劭入奏每一事 徽宗隨折之曰卿不知是事乃朕處分也邵因盡暴貫惡貫益銜之以它事中劭劭竟得罪終身不復起貫狀魁梧偉瞻視領下有十數莖須皮骨悉如鐵略不類閹臣然頗疎財後庭自妃嬪而下及內侍無大小致餉無虛月凡 上左右交口稱譽一詞寵煽赫然乃至陰謀搖 東宮聲燄震天下服食逼 乘輿金寶充私室又招佞健少年萬人號勝捷軍以為親兵環列第舍持兵呵衛

僭擬官省一時蹈利樂禍之人趨附成帝侯王柄臣多出其門
廝臺賤役自承宣使而下凡數百人庖夫廐兵亦官至防團刺
史惡稔釁盈卒以起戎貽禍毒流四海初貫自太原還京師也
勝捷軍統制官張師正在河北與金人相遇潰而南至大名帥
李彌大斬以徇勝捷軍懷不自安又聞貫已誅死有大校李福
者率以爲亂遂犯濮州趨長清肆掠淄青間脅從影附者至四
萬人所過無噍類至章丘縣臨城問曰童大王有何罪而朝
廷殺之章丘吏民乘城言曰此自朝廷處分非小邑罪也遺
以牛酒乃捨去自濟南而東彌大遣裨將韓世忠以所部五百
襲擊之至臨淄河世忠令其衆曰前則有功退則有死有怯敵
而退者後騎得殺之以爲功士皆殊死戰遂斬福首餘棄甲而
遁世忠追之群賊猶萬餘世忠逐北殺其爲首者六人單騎入

其軍倡言曰我輩皆西人平生唯殺番賊幾曾作賊邪官家
使我招汝若能降悉赦汝罪皆拜服請命曰願赦我遂掃營來
降

臣稱曰官者之職本以服役掃洒主通內外之禁而時君世主
必狎而親之故雖寵任之篤則亦無有命以旄鉞者自一童貫
領節制而踵之者數人位三師而爲公孤者亦相繼焉蓋自古
未有也矧貫隳藝祖之軍制敗章聖之盟誓其爲罪也雖
百世不磨矣於虜貫以腐夫庸人而任以大臣之事疏以王爵
之封志得意驕自貽顛覆尚何逃鈇鉞之誅哉

梁師成開封人也以小璫進慧黠習文法稍知書得隸書藝局
爲睿思殿文字外庫專主出外傳上旨政和間遂得君貴幸
至竄名進士籍中積遷晉州觀察使興德軍留後直宣和殿

明堂建以爲都監俄拜節度使加中太一宮使歷鎮護國河東以太尉提舉明堂宣和四年進開府儀同三司淮南節度使又進少保時中外大寧 徽宗留意禮樂符瑞事師成特以穎悟善逢迎恩寵 徽宗凡有 御筆號令皆命主焉於是入處殿中多擇善吏習倣奎畫雜 詔旨以出外廷莫能辨陰竊用人之柄權勢熏灼一時者進之徒爭趨之宰相王黼事之如父執政侍從出其門者不可勝紀王安中爲翰林每草師成制必爲好辭褒頌功德時人謂之王內相上師成故事云始童貫自謂韓琦遺腹而師成亦以爲蘇軾出子至訴於 徽宗曰先臣何罪先是天下禁誦軾文章其尺牘在人間者皆藏去至是始復出黼建伐燕山議廷臣多以爲不可唯師成力爲之助能決 上意晚年益通賓客招賂賂士人納錢數千緡即令赴廷試以獻

頌上書爲名而官者至百餘人及倡第之日侍於上前奏請升降皆出其口其小史曹組儲宏者亦登第而宏執廝養之役如初李彥括民田於河北京東西所至倨坐黃堂監司郡守皆列侍有言之於 徽宗者師成適在側抗聲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此春秋法也豈足爲過哉言者懼而止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陰賊險佞伺間即發後 徽宗幸黼第見其側有複門通師成家因就詣之盡悟其交結狀遂罷黼相師成由此益絀初欽宗在東宮鄆王楷頗有奪嫡意或言師成獨保護太子 欽宗受內禪靖康初 徽宗東巡舊人多從行獨師成以舊恩留京師言者論其惡 欽宗迫於公議黜爲彰化軍節度副使行一日追殺之後籍其家

臣稱曰設科以待士有國者之盛典也昔之人蓋有致位宰相

而不由進士以爲終身之憾者矣亦有自科第奮而爲宰相猶稱前進士者矣以是觀之擢進士者豈不貴且重哉一梁師成竄名進士籍中是朝廷之上恬然以官寺而齒士大夫也而儲宏輩又因師成以得第是又以阜隸而加諸士大夫之列也於此之時士之無耻者與之叙同年而不以爲耻何哉豈非名器之濫而至於與抑廉耻道消而以爲當然者與何昔以爲重而今輕之若此與不然何爲而舉世不以爲非也烏虜斯人進則士之被褐懷玉皆嫉世而遠去矣可勝歎哉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二十一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二十一
僭僞傳一百五

張邦昌字子能永靜軍東光人也舉進士爲瀛州教授召爲校書省正字累擢太常少卿改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給事中遷大司成會生徒犯濫邦昌坐訓導無素罷提舉崇福宮知光汝二州久之以右文殿脩撰知洪州入爲禮部侍郎翰林學士宣和元年除尚書右丞改左丞遷中書侍郎當王黼用事與童貫共起邊釁以致金人分道入寇韓侂不以兵嚮京師邦昌持不可否於其間時論罪之徽宗旣禪位于欽宗靖康元年拜少宰兼中書侍郎金人犯京師遣李梲鄭望之使韓侂不金人欲割三鎮之地又欲親王宰相爲質時肅王及康王居京師欽宗退朝康王入毅然請行即以爲軍前計議使以邦

昌副之遂詣虜營會姚平仲議夜叩虜若欲生擒幹离不奉
康王以歸而其謀泄未發金人知之先事設備及平仲率步騎
萬人夜劫若以敗還幹离不以責邦昌邦昌曰非 朝廷意恐
四方勤王之師各奮忠義自結集爲此舉耳幹离不曰謂爲賊
邪焉得如許之衆相公但可諉謂朝廷不知耳良久罷遣歸金
人不欲留 康王更請肅王同邦昌以去尋以邦昌爲太宰兼
門下侍郎未幾除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中太一宮使是歲
金人再犯京師二年 欽宗出郊而吳玠莫儔自虜營持文書
至令依金主詔推薦異姓堪爲人主者從軍前備禮策命孫傅
張叔夜讀詔號慟即以懇請乞立趙氏金人以非其主意却之
玠儔督脅 道君皇帝皇后皇太子出郊且督舉異姓於是召百
官會議時都城先闕傳虜中已定立張邦昌抑令城中百官父老

僧道僉狀推舉不即屠城左司員外郎宋齊愈適自外至或問
以虜意所主齊愈寫張邦昌三字示之既與所傳符合議遂
定議狀云自古受命之主必上膺圖錄下有勲德在民或權強
近臣或英豪特起有大材略因而伯有天下方爲人所樂推今
來大國臣僚如孫傅等召自外方被用日淺率皆驚下註誤趙
氏以至亡國人皆懷怨方且俯伏謹俟大誅若付之土地俾備
藩屏必爲百姓忿疾立至變亂上負選用之意今在內官僚委
無其人乞選用張邦昌以治國事如別有道德隆茂爲天命之
所歸者乞賜選擇金人取孫傅張叔夜赴軍前獨御史中丞秦
檜以狀論列云檜身爲禁從職當臺諫荷國重恩甚愧無報今
大金擁重兵臨已拔之城操生殺之柄必欲易姓檜盡死以報
非特忠其主也且得言兩國之利害耳 趙氏自 祖宗以至

嗣君百七十餘載頃緣姦臣敗盟結怨鄰國謀臣失計誤主喪師遂致生靈被禍 京都失守 皇帝至出郊求和於軍前兩元帥既允其議已布聞於中外矣且空竭帑藏居民之所積追取 鑾輿服御之所用割兩河之地以通和好今乃變易前議人臣安忍畏死而不論哉且 宋之於中國號令一統縣地數萬里德澤加於百姓前古未有也興亡之命雖在天有數豈以一城而決廢立哉竊觀今日計議之士多前日大遼亡國之臣畫策定計所以必滅 宋者非忠於大金也特假威以報怨耳頃 道君誤聽姦人因李良嗣父兄之怨滅契丹盟好之國乃有今日之難然則因人之怨以滅人之國其禍可勝言哉議者必又曰滅 宋之策在絕兩河懷舊之思除鄰國復仇之志而已又曰大金兵威無敵天下中國之民可指麾而定大金果能

滅 宋兩河懷舊之思亦不能忘如其不能忘徒使宗廟賢德之士倡議天下竭國力以北向則兩河之民將去金國而歸 宋矣且天生南北之國方域至異也晉為契丹所滅周世宗復定三關是為晉報恨然則今日豈必趙氏然後復仇哉中國英雄亦將復中國之恨矣大金自去歲用師中國入境征戰已踰歲矣然所攻必克者無他以大金久習兵革中國承平百年士卒罕經戰陳將帥未得其人也使異日士卒精練將帥得人大金能必其勝負哉且世之興亡必以有德而代無德以有道而易無道然後皇天祐之四海歸之若張邦昌者在 道君時附會權幸之臣共為蠹國之政今日社稷傾危生民塗炭雖非一夫所致亦邦昌為之力也天下之人方疾若仇讎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英豪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以為大金屏翰矣

如必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也檜不顧斧鉞之誅戮族之患爲元帥言兩朝之利害望稽考古今深鑑忠言復嗣君之位以安四方之民非特 大宋蒙福亦大金萬世之利也金人怒取檜以去吳玠莫儔至報邦昌將入城於是治尚書令聽事及西府以待之虜使來趨班邦昌欲自裁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以死塗炭一城耶衆又泣勸再三乃止金人奉冊寶以三月丁酉立邦昌邦昌北望拜舞跪受冊曰咨爾張邦昌宜即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昌受冊訖遣閣門傳令勿拜王時雍帥百官遽拜邦昌立回身面東拱手而立以吏部尚書王時雍權知樞密院事兼領尚書省翰林學士丞旨吳玠權同知樞密院事兵部尚書呂好問權領門下省開封尹徐秉哲權領中書省

延康殿學士李回權尚書右丞尚書左丞馮澥仍舊職初邦昌之入也呂好問謂邦昌曰公知今日人情所向乎今日人情向公者畏金人爾金人旣去復保人情如今日乎邦昌變色曰然好問曰今日 康王在外普天之下同心共戴爲公計者曷以大物歸之乎好問所以首建此議者以三世輔相當以扶 趙氏爲己任也邦昌唯唯好問因移書 康王曰今二聖已去願大王自立爲 宗廟社稷計以雪 二聖之耻 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應立而立者及邦昌僭號以好問攝門下省好問但書銜仍莅舊職王時雍等謂之好問曰受命於 上不可改也邦昌下令曰比緣朝廷多事百官有司皆失其職守自今出入局各遵常度御史臺覺察以聞又曰向迫大國之威俾救斯民於兵火而諸公橫見推逼不容自裁忍死以理國事豈其心哉

出令之初有司乃至以聖旨行下載循味陋殊震危衷夫聖孔子不居則予豈敢自今與三省密院官議定處分及内外官司面陳得旨內降及批出文字稱中旨遣官傳諭所司稱宣旨王時雍每言事邦昌前則曰臣啓 陛下邦昌屢斥之時雍等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呂好問曰不可邦昌矍然而止金人索金銀日以峻急邦昌知民情不安移書虜酋以免遂往青城見虜酋致謝因而議乞存趙氏陵廟及免取金帛俟江寧府脩繕畢三年內遷都并借金銀犒賞虜許之又請歸馮解曹輔路允迪等亦許之丁未邦昌下令赦天下丁卯邦昌率百官詣南薰門望軍前遙辭 二帝邦昌慟哭百官軍民皆哭邦昌復致書虜酋云孫傅張叔夜秦檜請存 趙氏留宣軍中既知徇義於前朝必能盡忠於今日宜蒙寬宥使獲旋歸不報邦昌如虜營所過起

居並如常儀從行者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二酋見邦昌所致書乞還孫傅等大怒謂聖人仁者豈欲請講前日事邪且云今若縱兵非無名然亦駐兵不遠當觀釁而動邦昌懼不能答四月 二帝北狩虜騎亦退辛酉邦昌手書赦天下呂好問又謂邦昌曰赦書日行五百里今四城之外便是蕃人欲赦他誰沉公權攝當俟復辟又謂邦昌曰今日所宜先者當迎 元祐皇后使人知天下已還 趙氏且速遣使請 大元帥早正大位以絕狂虜之謀邦昌從之好問因請孟忠厚勸 后以從羣臣之請則天下定矣癸亥冊 元祐皇后則曰 宋太后好問曰吾言不可矣即不出孟忠厚出邦昌所上書有推戴 大元帥之語於是復出邦昌遣蔣師愈齋咨目至 大元帥府其詞曰邦昌伏自拜違北去所遭禍難不可備詳昨自臘月二十日

還闕正月十五日到城外方知國家禍變之酷 主上蒙塵于郊二月七日又聞金酋之令遷 二帝太子后妃帝姬宗室近屬劫質虜營既而又欲焚燒宗社蕩滅生靈俾推戴異姓方免屠毒尋奉 御筆付孫傅等令依 元帥指麾方爲長計無拘舊分以速咎累于時公卿大夫慟號軍前以救 君父邦昌哀號擗踊以身投地絕而復蘇虜執酋命終莫肯回度非口舌可爭則以首觸柱求死不能又緣甲士防虞晝夜監守雖欲引繩揮刃赴井蹈河皆不可得豈謂城中之人相與逃死乃嫁大禍臨於一身變出不圖死安足惜忽劉彥宗等齎城中文字與吳玠莫儔俱至邦昌呵責彥宗又罵城中百官爲自免計逼人以首惡之名使邦昌有兵定與大金相抗不共戴天彥宗等語塞邦昌因不復食六七日垂死而百官陳述禍福謂事已至此雖臣

民俱死莫能回 二帝之遷惟有從權庶幾全保 宗社可爲後圖若堅持一節以就死地恐上累 二帝豈得爲忠臣乎邦昌身爲宰輔世荷大恩主辱而不能死復何面目以見士民然念興復之計權以濟事故忍死於此幸茲虜騎已還道路可通故遣齎此以明本心今則 社稷不隳 廟主如故 祖宗神御皆幸存全伏惟 殿下盛德在躬四海系望願寬悲痛以幸臣民續次別差謝克家等間道齎玉寶一紐詣行府當別貢陳康王遣使報邦昌書曰太宰相公閣下天降大禍不使某前期殞滅而使聞 君親之流離見宗族之蕩覆肝心摧裂涕淚不禁窮天下之楚痛不足爲喻便欲引繩伏刃而 二聖之鑿輿未復四方之兵馬方集將士忠憤責以大義故飲泣忍死力圖奉迎令河北河東忠義之兵數百萬諭使邀迎率皆響應晝夜

以覲聞人音而矍然然念與相公去歲同處賊營從容浹月自謂
知心故比來之事聞流言而不信士大夫將相亦皆云爾今奉來
教備陳始終有伊尹之志達周公之權然後知所期之不繆天
或悔禍可覲 二聖之復也所喻遣謝克家之意讀之愕然失
措其何敢承願皆緘藏內府責在守者俟鑿輿歸而上之 九廟
之不毀生靈之獲全相公之功已不愧於伊尹周公矣某方身
率士卒圖援 父兄願相公協忠盡力奉迎 二聖復還中都
克終伊周之志某身膏賊手受賜而死矣方寸潰亂脩謝不能
多及邦昌又遣其甥吳何及王舅韋淵同齎咨自稱臣其大略
言封府庫以待大王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臣邦昌所以不死
者以君王在外也 王召何飲以酒謝克家以邦昌之命齎玉
璽至 大元帥府其篆文曰 大宋受命之寶 王謙拒慟哭

不受命汪伯彥司之始呂好問謂邦昌曰盍奉 欽聖故事乎
邦昌曰虜去未遠請俟翌日好問曰何可緩也至是邦昌請
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太宰退處資善堂自僭位號至是凡三
十三日邦昌言謝克家回恭聞 車駕徑至南京臣承乏宰司
欲起離前去庶伸翊戴之誠以請權宜之罪又遣王時雍徐秉
哲奉 乘輿服御至南京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死 王慰撫
之五月朔旦 康王即 皇帝位于南京以邦昌為太保奉國
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遷太傅既而
貶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尋賜自盡王時雍莫儔吳玠徐
秉哲亦皆誅竄而死

臣稱曰邦昌之僭良由脅迫及金騎已退乃納政 孟后歸璽
康王其心亦可見矣然聖人之大寶曰位邦昌乃起而代之可

乎春秋之法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特嚴焉苟于大位而不問而曰彼脅迫也是豈春秋之志哉然則邦昌之死其亦合於春秋之法也何矜宥之有云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二十二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二十三

附錄一

甚矣中國之有夷狄也蠻夷猾夏見於堯舜之時昆夷玁狁見於文王之世夫堯舜文王帝王之盛也夷狄猶未盡率服則後世可知矣在漢則有匈奴之強而唐亦有突厥回紇吐蕃之暴漢唐尚然則非漢唐又可知矣 太祖受命夷狄畏威不敢犯塞 太宗既下太原乃移兵幽薊自是有契丹之師矣李繼捧以靈夏之地歸吾職方而繼遷因以叛亂至 真宗之世契丹直抵澶魏 真宗決策親征一戰而勝與之講好于時繼遷亦死德明請命於是兩邊晏然自三代漢唐以來蓋未有也寶元慶曆之間元昊謀僭契丹生豐北邊既已再和而西師旋亦解嚴且叛則討之服則綏之此 仁宗甚德而度也 神宗雄材

大略有開拓四夷之志雖復地於熙河尋敗師於靈武逮至元
祐力主和戎之議紹聖復建用兵之策蔡京既收湟鄯王黼謀
取燕雲馴致金兵擾我甸服斷喪 帝室屠害生靈而 二聖
俱北狩矣可不痛哉此其服叛去來為中國利害者也其它四
夷在 祖宗時率皆慕義向化且不為中國利害者則皆闕而
不書

遼國即契丹也蓋東胡之種在潢水之南本鮮卑之舊地也自
後魏以來名見中國初契丹之先有一男子乘白馬一女子駕
灰牛相遇於遼水之上遂為夫婦生八男子一男子即大賀氏
也八子為八部一曰但利皆二曰乙室活三曰實活四曰納尾
五曰瀕沒六曰內會雞七曰集解八曰奚嗚部之長號大人常
推一人為王得建旗鼓唐光啓中其王欽德侵略韃靼奚室韋

而役屬之欽德衰諸部以邪律斡里少子阿保機代為王阿保
機強併八部為一部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稱年曰神冊龍
德天贊云唐天成元年阿保機死德光立二年改元天顯陷營
平二州晉高祖立求援於德光割幽薊十六州與之乃以德光
所居為上京臨潢府幽州為燕京幽都府渤海國為東京遼陽
府天福三年改元曰會同國號大遼開運四年德光南牧度河
還至欒城死突欲之子兀欲立名璟改元曰天祿自稱天授皇
帝立五年以弒死周廣順元年德光子齊王述律立名明改元曰
應曆自稱天順皇帝顯德六年世宗復三關述律喜睡國人目
曰睡王七年與河東連兵寇鎮定恭帝命我 太祖北征俄聞
太祖即位驚曰中國有英主矣於是遁去開寶三年庖人因述
律醉而殺之兀欲之子明記立更名賢改元曰保寧自稱天贊

皇帝立時年九歲七年其涿州刺史耶律琮以書遺雄州孫全興乞脩好其書有云臣無交於境外言則非宜事有利於國家專之亦可全興以聞 太祖命以書荅之遂遣其臣克妙骨謹思來聘太平興國二年復遣使來賀 太宗即位四年改元曰乾亨 太宗征河東遣使起居隨寇石嶺關以援太原爲郭進所敗王師旣平河東遂北征勒兵幽州而還明年寇雄州 太宗復北征師次大名遂遁去明記立十五年而死謚明孝成皇帝有子三人隆緒隆裕隆慶梁王隆緒立年十二自稱天輔皇帝尊母燕燕爲承天皇后改大遼爲大契丹國燕燕專國政以三萬騎來寇潘美擊敗之日利月利等十一族七萬餘帳內附降者又三千帳獲羊馬萬計八年改元曰統和諸將言契丹主幼國事皆決於母大將韓德讓寵幸用事國人嫉之請乘釁以

取燕薊 太宗以爲然雍熙三年以天平節度使曹彬將幽州道行營前軍出涿州河陽節度使崔彥進副之馬軍都指揮使米信將幽州西北道行營之師出雲中代州觀察使杜彥圭副之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將定州路行營之師出飛狐口蘄州刺史譚延美副之忠武軍節度使潘美將雲應寰朔州行營之師出鴈門雲中觀察使楊業副之曹彬克固安城又下新城重進戰飛狐南斬首五百級美攻寰州降其刺史趙彥文克涿州美進圍朔州其節度副使趙希贊以城降虜萬騎來援飛狐口重進大破之擒其大將大鵬翼康州刺史馬頴馬軍都指揮使何萬通又戰涿州南斬首千餘級殺宰相駕斯美遂圍應州其節度副使艾正以城降重進攻飛狐下之又下靈丘美克雲州吐渾節度副使党承德來降重進圍蔚州押牙李存璋等以城

來降潘美已下寰朔雲應重進得山後要害之地曹彬之將聞美等屢勝自以領重兵而功少遂欲徼功彬不得已裹五十日糧再趨涿州且行且戰歷二十日始至城下屬盛暑士卒疲乏不能進還至歧溝契丹躡戰王師遂敗彬宵涉拒馬河營於易水之南彥進回軍亦爲契丹所敗因詔美部遷雲應寰朔四州之民五萬戶及其吐渾突厥三部落安慶等族八百餘帳分處河南旣而燕燕與其大臣耶律漢寧南北皮室及五押惕隱衆十餘萬陷寰州楊業與戰于陳家谷死之是歲寇易州又寇代州四年復寇三關瀛州帥劉延讓戰于君子館敗績先鋒賀令圖高陽將楊重進死之遂陷易州又寇定遠軍端拱元年寇滿城大將郭守文李繼隆等與戰于唐河敗之斬首萬五千級獲馬萬匹繼隆部送糧草入威虜軍爲虜將于越邀戰巡檢使尹

繼倫襲破于唐徐二州之間殺其大將皮室于越遂遁去虜將韓德威率數萬騎誘党項勒浪嵬族不六大首領馬尾等自振武入寇府州折御卿大敗其衆于子河汭勒浪等族反攻其後虜衆大潰死者什六七於是勒浪等族悉款塞內附至道元年寇雄州何承矩敗之梟鐵林大將一人咸平二年大寇鎮定真宗親征次大名知府事折御昌等引兵入五合川破拔黃太尉砦三年寇瀛州高陽帥康保裔戰于裴村死之大將范廷召追擊於莫州東斬首萬餘級奪其所掠老幼數萬 真宗還京師復寇威虜軍何承矩自雄州界河率師攻平州以牽其勢鎮定行營帥王顯等亦以大軍至遂破虜二萬餘衆斬統軍鐵林等十五人六年復寇定州鎮定高陽關三路帥王超敗之于望都南旣而虜衆數萬至副帥王繼忠戰于康林陷焉景德元年

舉國大入分寇威虜順安軍又寇北平總管田敏等破之又寇定州駐陽城淀假王繼忠為書抵莫州請和 眞宗謂宰相畢士安等曰和戎之利自古有之然夷狄變詐未可信也士安等曰比來降虜皆言國中恐 陛下復有幽燕之舉又銳氣屢挫而退歸無名其請和固不為疑於是遣右班殿直曹利用持書荅之然虜益進攻圍瀛州利用至大名而知府事王欽若留不遣 眞宗北征繼忠又奏契丹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而王人不至乃 詔欽若遣利用虜復進兵陷德清軍攻澶州伏弩發射殺其貴將順國王撻覽遂大潰利用乃與其飛龍使韓杞見行在議盟又遣右監門衛大將軍姚柬之獻御衣飲食 眞宗御行宮南燕從官召柬之與因遣使交馳誓書 眞宗謂輔臣曰初欲令石晉楊延朗邀其歸路而以精兵踵其後腹背擊之

可無噍類矣然兵連禍結何時已哉故徇其請以休息天下之民若彼自渝盟以順代逆覆亡之殆未晚也明年令雄霸州安肅軍置榷場以通其貿易自是交遣使賀生日及正旦歲以為常仍遺以銀絹三十萬又明年其國人上燕燕號曰睿德神略應運啓化法道洪仁聖武開統承天皇太后上隆緒曰洪文宣武至德廣道孝皇帝置中京于七金山下其地本奚王牙帳也大中祥符元年號阿保機廟曰太祖德光曰太宗璟曰世宗明曰穆宗賢曰景宗明年燕燕歸政于隆緒未踰月而卒燕燕姓蕭氏宰相思溫之女有機謀善馭左右大臣多得其死力先是蕃氏毆漢人死者償以牛馬漢人則斬之仍以其親屬為奴婢燕燕一以漢法論每戎馬南入親被甲督戰及通和亦出其謀然天性殘忍多殺戮與耶律隆運通遣人縊殺其妻又幸醫工

迪里姑有私議其醜者輒殺之隆緒畏莫敢言既卒謚曰宣獻年五十七隆運即韓德讓也事明記爲樞密使兼行營都統明記疾亟諸子幼大臣握兵在朝隆運不俟召率其親屬赴行帳白燕燕分其兵權明記卒乃立隆緒奉燕燕爲皇太后隆運既幸于燕燕又以策立功爲司徒政事令封楚王賜姓耶律氏改今名又拜大丞相蕃漢樞密使南北面行營都統徙封齊王隆緒親書鐵券以賜之遷尚書令徙晉王賜不拜乘車上殿置護位百人護位惟其國主得置之隆緒以父事隆運日遣其弟隆慶隆裕一問起居隆運既卒與燕燕同柩而葬無子以隆裕子周王宗業爲後初燕燕死隆緒闇弱而隆慶桀黠國人多附之又繕甲兵遣親信以私書交結貴臣隆緒常召之辭以避暑不至其親信錄其書抵雄州且言隆緒不能躬睦親族國人皆思

歸漢 眞宗敕邊吏勿報五年改元曰開泰隆緒自遼陽伐高麗爲其所敗將士沒者過半天禧五年改元曰太平 眞宗崩仁宗遣使告哀隆緒即集蕃漢臣舉哀號慟謂其宰相呂德懋曰與 南朝約爲兄弟垂二十年今忽報登遐吾雖少兩歲顧餘生幾何因復大慟又曰聞 嗣皇帝尚少恐未知通好始末苟爲臣下所間奈何又謂其妻曰汝可致書 大宋皇太后使汝名傳中國遂令燕京憫忠寺置 眞宗靈御建道場百日又令國中有犯 眞宗諱悉令易之隆緒病召東平王蕭孝穆上京留守蕭孝先使輔立其子木不孤而無失朝廷信誓死于大斧河年六十一立五十年廟號聖宗其妻曰齊天皇后妃曰順聖元妃齊天平州節度使蕭猥思之女耶律隆運之甥有容色隆緒寵愛之事其姑燕燕甚謹燕燕亦以隆運故深愛之燕燕

既死乃與國事權勢日盛置宮闈司補官屬出教命號仁慈翊
聖齊天彰德皇后齊天善彈琵琶與樂工燕文顯李有福通元
妃以白隆緒隆緒不納又為蕃書投隆緒寢中隆緒得之曰此
必元妃為之也命焚之隆緒死木不孤立木不孤隆緒第八子
名宗真母即元妃也以遺令立齊天為皇太后元妃為皇太妃
元妃匿之自為皇太后令人誣告齊天謀反坐死者百餘人以
小車載后囚于上京未幾縊殺之太后總軍國事改元曰景福
明年又改曰重熙加號法天皇太后多殺其功臣專用其兄弟
分監南北蕃漢事至其家奴授團練觀察節度使四十餘人幽
人無賴者往往願為蕭氏奴初宗真嘗以酒一器賜琵琶樂工
蕭氏怒乃加朴箠宗真疑內品所告陰遣人殺之乃下吏雜治
宗真語人曰我貴為天子與囚同荅狀內不平景祐元年率兵

逐其母以黃布車送至慶州使守隆緒冢殺永興軍都統高常
哥及內侍數十族命內軍都提點王繼恩內侍都知趙安仁監
南北面蕃漢臣寮明年加號文武仁聖昭孝皇帝後遊獵過祖
州北山見齊天冢泣下初隆緒將死謂宗真曰皇后事我四十
年以其無子故命汝為嗣我死汝母子毋殺之也宗真追感其
言命改葬于阿保機墓之旁其國人有勸迎其母以覲 朝廷
歲聘之物又一日內道場命僧講報恩經感悟遣使迎至中京
門外館擇日相見遂為母子如初加號法天應運仁德章聖皇
太后然出入舍止相距常十里以陰備之慶曆二年聞趙元昊
反遣蕭英劉六符來請石晉所割瓦橋關南十縣以富弼張茂
實往報許歲增銀絹二十萬語在弼傳明年加號聰文聖武英
略睿哲仁孝皇帝上母儀天體道至仁廣德慈順章聖皇太后

皇祐元年來告西征明年來告捷又遣使齎其畫像來且言兩國交歡而未嘗識面因請 御容許之未及往而死宗真立凡二十五年年四十三謚曰文成皇帝廟號興宗宗真常與教坊使王稅輕十數人結為兄弟出入其家或拜其父母常夜宴與劉四端兄弟及王綱等數十人入樂隊命后妃易衣為女冠后父蕭磨只言漢官皆在此后妃入戲非所宜也宗真擊碎后父首曰我尚為之若女何人也間嘗變服入酒肆寺觀尤重浮圖法僧有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二十人左右所親信多擢為將相宗真死洪基立嘉祐二年遣使求 御容以為後世子孫之誇議者慮有厭勝之術 仁宗曰朕待之厚豈有此理哉遣御史中丞張昇送之洪基具儀服迎謁及見 御容驚肅再拜退而謂左右曰中國之主天日之表神異如此真聖人也我若生在

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捧蓋為一都虞候而已其畏服如此治平二年洪基改元曰咸寧二年改國號大遼至熙寧七年遣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同分畫 神宗許之遣太常少卿劉忱為使秘書丞呂大忠為副已而大忠丁家難有 詔起復忱對使殿奏曰臣受命以來在樞府攷核文據未見本朝有尺寸侵虜地臣既辱使指當以死拒之忱出疆 神宗手敕曰虜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洪基又遣蕭禧來神宗遣中使賜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 詔曰朝廷通好北虜幾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弥甚代北之地素無定封故造豐端妄來理辨比敕官吏同加案行雖圖籍甚明而詭辭不服今橫使復至意在必得虜情無厭勢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咨故老卿其具奏琦言虜人見形生疑引先發制人

之說又不可謂虜形勢已衰幽薊可復宜遣使報聘厚其禮幣如河北置三十七將此深有見疑之形者也謂宜罷之以釋虜疑弼言 朝廷諸邊用兵虜所以先期求釁不若委邊臣詰而嚴備之來則禦去則備親征之謀未可輕舉且選人報聘虜藉吾歲賜方能立國豈無欲安靜之理彥博言蕭禧之來欲以北亭為界緣慶曆西事未平之時來求黃嵬之地容易與之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必以誓書為證若萌犯順之心當豫備邊使戰勝守固而已若襲幽燕恐將噬臍公亮言夷狄畏強侮弱故要控制得術嘉祐間夏國妄認同家堡為界延州牒問遂圍大順寇邊不已絕其歲賜方始懇求怙服今待虜人極包容矣不使知懼恐未易馴服控制之術毋使倒持夷狄知中國之不可窺則茲謀自息矣時劉忱呂大忠執不可與執政知不可奪乃罷

忱許大忠終制於是王安石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以筆畫其地圖以天章閣待制韓縝奉使盡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餘里紹聖三年改元曰昌壽洪基號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孝惠天祐皇帝在位四十七年而死建中靖國元年也洪基廟號道宗其孫延禧立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二十四

附錄二

延禧號天祚皇帝改元曰乾統女真有俊禽曰海東青次曰玉
爪駿俊異絕倫一飛千里非鷹鷂鷓鴣之比延禧縱弛失道荒
于畋獵喜此二禽善捕天鵝命女真國人過海詣深山窮谷搜
取以獻國人厭苦遂叛政和元年延禧改元曰天慶遣內侍童
貫為國信使遼之君臣相聚指笑曰大宋乏人材如此遣一
腐夫為奉使官何邪貫回至盧溝河有燕人馬植者北朝大族
也行汚而內亂燕人不齒乃夜見童貫侍者自陳有滅燕之策
貫召見大奇之因擁以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之于朝浸加
顯擢又賜姓趙氏是時遼人與女真交兵已四五年良嗣獻策
曰女真恨遼人切齒又其主天祚淫荒失道本朝若遣使自

登萊州涉海結好於女真不一月可到與之相約夾攻遼國則其國可圖也議者以謂自 祖宗以來雖有此海道然以其地邊接諸蕃禁商旅舟船不許通行幾二百年矣恐夷人窺伺中國也貫不聽乃遣登州都巡檢馬政與良嗣往使女真約夾攻遼國馬政本熙河人其子擴應武舉有口辨令隨父使女真相約滅遼國之後中分其地會大臣有力爭者遂已宣和三年延禧改元曰保大四年延禧悉國中兵與女真大戰而大敗遂陷上京東京延禧徙燕京女真又以精兵攻之延禧裒殘衆與之接戰復大敗與其子趙王梁王遂奔于北界不毛之地由漢陽嶺入夾山初延禧留宰相張琳李處溫與秦晉國王淳守燕延禧入夾山國人無主處溫與其國人謀立淳淳延禧叔也宗真之孫洪基之姝初洪基因其子濟欲立淳為儲貳不果已而立

延禧淳守燕十二年人號燕王又謂之覃湘大王處溫等帥薊京數萬人入燕王府勸進唯張琳有難色曰居攝可矣何必為真處溫曰天意人心如此尚可易邪淳出遽以赭衣被之遂即位以處溫守太尉左企弓守司徒曹義勇知樞密院虞仲文參知政事張琳守太師十日一朝平章軍國大事雖外以元老尊之實處溫不欲其在上也淳號天錫皇帝改保大四年為建福元年廢延禧為湘陰王遼國自此分矣童貫知延禧失國乃請兵北伐 徽宗以貫為河北河東宣撫使引兵北向 徽宗以三策付貫如燕人悅而從之因以復舊疆上也如耶律淳納土稱蕃中也如燕民未即悅服按民巡邊全師而還下也貫用劉韜宇文黃中為參謀程唐王序為轉運使而掌行文書者李宗振也宗振本曹州刀筆之吏姦滑而善舞文自陝西開邊貫倚為

腹心貫雖有文士為幕屬而裁決機務一委宗振貫又起兵於陝西引种師道為都統制師道宿將也以此舉為非而貫不聽貫聚兵于雄州以五月中旬命种師道與知雄州和詵兵五萬屯於白溝淳遣蕭幹引精兵二萬及常勝軍迎敵幹本奚人蕃名夔离不常統遼國渤海奚人漢人四色軍馬號四軍大王幹引軍擣師道右軍右軍潰又犯左軍左軍驚擾師道遣楊可世率驍銳五千人過橋北擊遼之中軍遼軍乃回而楊可世身被重創師道軍已沮遂引軍夜遁黎明蕭幹以騎兵五千尾擊之師道與詵度河而走 徽宗以燕薊未可下乃 詔班師淳以書責貫輒敗 祖宗信誓於盛夏之日舉無名之師已為吾擊退今欲如何貫不能對會淳已病延禧自夾山傳檄天德雲內等州會諸蕃五萬騎約以八月入燕李處温蕭幹等議曰莫若

迎秦拒湘湘者延禧而秦者延禧次子也令百官從吾議者東立獨南面行營都統耶律寧趨西處温問其故對曰若天祚果能興復力足舉燕是天數何以拒之如其不然秦湘父子也今迎子而拒父豈理也哉處温奏曰寧搖衆請誅之淳撫几歎曰此忠臣也豈可殺之天祚果能來吾有死而已將何辭以相見延禧兵出漁陽嶺僅復豐應等州又為女真所敗其元妃諸王皆被虜再奔夾山淳疾亟乃授李處温蕃漢馬步軍都元帥欲以後事託之蕭幹大石林牙等言處温恃翊戴之功輕侮僚屬若令授此職吾輩得以安乎乃矯詔召宰相左企弓曹勇義虞仲文康公弼等以侍病為名共議此事獨處温不至而處温陰聚武勇二千人從間道乞王師為援是夕淳卒祕不發喪蕭幹會百官于毬場議宣言曰今上無嗣欲立皇后蕭氏權主軍國

事奉迎天祚次子秦王為帝從吾議者書之羣臣無敢異者蕭后遂即位改建福元年為德興元年蕭后者淳妻秦晉國妃也以幹有援立功封為越王乃召處溫欲斬之處溫來后以時方多艱不欲誅大臣但毀其元帥宣劄而已延禧聞淳死下詔奪其官封妻蕭氏降為庶人貫聞淳死耻兵敗思立功以報天子謂遼國既無主有間可乘復自莫州回雄州奏乞益兵至黼為太宰力主再興師之議為貫大發陝西將兵及鄜延路副總管劉延慶赴貫戲下期九月會于三關貫與蔡攸謀再舉會女真已破雲中府扣居庸關勢已盛改號大金國乃移文於貫詰問元約夾攻遼國何為背約不進兵貫恐懼遂定議大舉常勝軍首領郭藥師叛以涿州來降易州聞涿州降亦降蕭幹聞王師再壓境自燕來涿州藥師疑幹圖已使人諭之幹怒曰吾嘗

薦爾於朝豈可背邪藥師乃不敢加害幹亦慮禍及身遽起啓鑰而去幹見蕭后俯伏待罪蕭后曰卿與諸將早為措置收復涿易多方招誘善之善也蕭后既失涿易州又聞貫攸益兵欲與金人夾攻燕薊知不能立國乃遣使韓昉齎表詣貫以降願稱臣稱貢貫攸不納昉謂貫攸曰女真人面獸心貪很如豺狼豈可與之為隣他日必悔大朝不要錯貫攸叱回遂以十月進兵命劉延慶為都統制統兵十萬自白溝入界令郭藥師為選鋒延慶行至良鄉蕭幹率萬人迎擊延慶與戰不利遣大將高世宣與藥師入燕山蕭幹留精兵三千人在城中與藥師巷戰藥師敗走世宣死之藥師徑走涿州延慶聞敗亦棄大將旗鼓而走是歲金國主阿骨打以銳兵入居庸關晡時至燕京蕭后聞居庸關失守夜率蕭幹等并老幼出城聲言迎敵實出奔也

蕭后欲歸我以求全未果而金國遊騎已至城下統軍蕭乞信開啓夏門納金人於是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劉彥宗并蕭乞信等皆降蕭后奔松亭關與大臣共議所向大石林牙遼人也欲歸天祚蕭幹奚人也欲歸奚王府立國有蕭勃迭者淳之婿也曰今日固合歸天祚然胡顏見之大石林牙怒曰爾敢異議邪即斬之令軍中曰此不欲歸天祚者於是遼人與奚人列陳而分遼軍從蕭后與大石林牙趨夾山歸延禧延禧斬蕭后而赦大石林牙奚人與渤海軍從蕭幹留奚王府遂僭號大奚國稱神聖皇帝改元曰天嗣阿骨打死童貫蔡攸帥師入燕撫定奚人飢幹領衆出盧龍嶺攻陷薊州寇掠燕城王安中爲燕山宣撫使命郭藥師領兵破之大戰于峯山獲耶律德光尊號寶檢契丹塗金印幹旣大敗奚渤海軍皆失其家歸怨于幹其部

白得哥殺之傳首京師時宣和六年也延禧得大石林牙七千餘騎又陰結韃靼毛褐室韋三萬騎助之延禧謂中興有日欲搗山後之虛復燕雲地林牙諫曰不可自車駕奔夾山不能一戰今舉國爲金人所有乃欲嬰其鋒非計也不如蓄銳待時無輕舉延禧不聽林牙稱疾不行延禧彊率諸軍出夾山越漁陽嶺取天德軍東勝寧邊雲內等州南侵武州遇金人兀室軍兀室帥山西漢兒鄉兵爲前驅以女真千餘騎伏山間乃出韃靼等顧之大駭而潰兀室遣婁室孛董領五百騎擊之延禧跳身投夏國未至伏發兀室下馬蹠于延禧前曰奴婢不佞乃以介冑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奉觴而進遂爲兀室所擒削封海瀕王送長白山東築城居之後踰年而卒遼國自阿保機勅業德光恢廓疆宇其後併吞諸蕃割據漢界南北五千里東西四

千里子孫相繼二百餘年嘗與中國抗衡會無一日秋毫之警
至延禧失道金人稱兵首尾攻戰十有六年卒以亡國云

臣稱曰昔尹洙之叙燕曰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恃燕挾虜
蔑能自固以伯圭之強卒制於素氏獨慕容垂石虎亂乃并趙雖
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強弱燕不能加趙魏趙魏一則燕固不敵
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
燕覆于虜虜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 國初虜
與并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 王師伐蜀伐夏泰然不以
兩河爲顧是趙魏足以制虜明矣并寇旣平悉天下銳專力於
虜不能擾尺寸地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
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
當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分爲三壁於爭地犄角以疑其

勢設覆以待其進壘素固驅民以守之俾其兵頓堅城之下
乘間夾擊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蓄勇以待戰無他
楛梧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有善將兵者必問才智能將
幾何今以中材盡主之三也大衆儻北彼遂長驅無復顧忌四
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纖人易以干說五也委大柄不無疑惑
復命貴臣監督進退皆由中御失于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
弊是其六利也且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
棄之符堅肥水哥舒潼關是也則制在謀不在衆矣以趙魏燕
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
師挫衄他衆尚奮詎能繫國家安危哉師覆于外而根本不搖
者善敗也昔者六國有地千里師敗于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
未及其鄙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

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
徼幸於一戰庸非惑哉今兵久弛士大夫誦聖言謂百世不復
用非妄也然兵果廢則已設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
主故迹其勝敗焉李清臣亦有言臣使雲中道涿幽媯蔚愛其
形勝每私自歎息恨其為夷狄有自石晉以十三州賂契丹凡
漢唐所以御夷狄者反為彼用非契丹實強中國亂也我失其
地而累朝不能復以天下之大而粟焉嘗憂寇盜之至非特
人謀弱亦地形然也烏虜真宗以禮幣結隆緒仁宗以信
義懷宗真聖人一視同仁兼愛南北蓋如此至延禧立乃畋
游無度虐用其衆喜海東青以搏天鵝好樂無厭遂以覆國書
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其延禧之謂與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二十四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二十五

附錄三

金國女真也其地即肅慎氏之國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
吉隋唐謂之靺鞨文帝因宴勞之使者及其徒起舞於前曲折
皆為戰鬥之狀文帝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
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之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
目為混同江唐太宗征高麗靺鞨佐之戰甚力駐蹕之敗高延
壽高惠真以其衆及靺鞨兵十餘萬來降太宗悉縱之獨阮靺
鞨三千人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為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府以
部長為都督刺史賜府都督姓李氏唐世朝獻不絕五代時始
稱女真後唐明宗時嘗寇登州渤海擊走之其後避契丹諱更
為女直居混同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江之

北爲生女真亦臣于契丹 本朝 祖宗時亦屢遣使來朝遼
主延禧立建中靖國元年也歲使人須索於女真又求海東青
者名禽也小而俊健女真不堪命其酋阿骨打貌雄偉有大志
欲叛未有以發遼國天慶元年時政和元年也其二年延禧漁
于混同江女真以故事來會延禧以阿骨打顧視不常密欲誅
之樞密使蕭奉先不可遂止阿骨打亦知之四年遂舉兵叛以
其弟吳乞馬黏罕胡捨等爲謀主寧朮割移烈婁宿閣毋等爲
將延禧屢出師東討至則陷沒或不戰而遁棄甲遺戈縣亘百
餘里女真收以爲用遂有輕遼國心明年遂取黃龍府延禧舉
國親征女真大懼阿骨打以刀勢面仰天大哭謂其衆曰始與
女曹苦遼國殘擾共謀起兵欲自立國爾今天祚親至將盡
翦我曹非人人死戰無生理勢必不敵不若殺我以降諸酋皆

拜曰事至此當誓死一戰乃與延禧遇乘其未陳三面爭擊之
延禧大敗僅以身免一日一夜馳五百里女真乘勝遂併渤海
遼陽所管州郡五十四延禧遣其叔秦晉國王淳率蕃漢十餘
萬衆圖復遼陽募遼陽飢民以戰謂之怨軍會其將作亂遁去
餘軍皆潰自是女真取其川成淳懿乾顯六州將趨中京始有
併吞遼國之意遼東人有楊朴者勸阿骨打稱皇帝以其國產
金號大金國建元爲天輔是歲政和八年也先是建隆以來女
真由遼東蘇州泛海至登州買馬故道猶存有高藥師者以大
舟泛海來具言女真攻遼國奪其地事知登州王師中以聞
詔蔡京童貫遣人伺其實委師中選將校七人同高藥師過海
見女真邏者不敢前復迴青州知青州崔直躬奏其事 詔復
委童貫措置已而遣武義大夫馬政與平海軍卒長呼慶仍與

高藥師過海為邏者執縛送女真黏罕兀室詰問其由政以實對遂遣李善慶等同政等回明年善慶等至京師 徽宗令蔡京童貫見之議事差歸朝官趙有開及馬政王師中之子瓌充使與李善慶等度海聘之至登州有開死木征會河北謀者言遼國與女真脩好於是罷遣使者止差呼慶同善慶等歸宣和二年呼慶至自女真持其書來云遼國脩好不成請別遣人脩好朝廷遂欲倚之復燕以歸朝官右文殿脩撰趙良嗣充使忠訓郎王瓌副之由登州海道用故事買馬為名因與之約契丹若亡取燕雲舊地時女真已出師趨上京良嗣會阿骨打於青牛山徑攻上京破之良嗣遂與約同入燕京取燕雲地阿骨打曰燕京本漢地當與 南朝遂議歲賜如契丹舊數遣良嗣等回約來年同舉差錫刺曷魯為使大迪烏高隨為副持其國書來

良嗣等同使人至京師見於崇政殿既辭遣武義大夫馬政隨曷魯報聘再議雲中地復遣曷魯同馬政來先是童貫以趙良嗣上京之約遂欲舉兵應之會盜起睦州貫以西兵討賊未果曷魯至京師 徽宗諭館伴權邦彥以遼人已知金人海上之約難以復如前議邦彥慮失其權言不可止以國書付曷魯遣呼慶送之阿骨打得書意 朝廷絕之乃悉師度遼而西陷中屯

白水延禧奔夾山女真遂招降雲中朔應等州宰相張琳等立燕王淳廢延禧為湘陰王遣使來 徽宗曰天祚在夾山燕王

何以得立却其使時金兵已到山後平定州縣朝廷遂遣童貫為陝西河東河北宣撫使勒兵十五萬巡邊時宣和四年也貫至高陽關奏言昨女真下中京余覩往雲中契丹分力楛梧我乘機會進兵收復諸事省力既失此便以為後時復遣蔡攸為

副使攸至河北乃辭 詔曰朕以童貫昏繆將佐守帥皆其門人故舊相與隱蔽致邊事差失故欲監軍耳貫又奏臣見河朔將兵驕惰軍須闕乏糧食腐敗軍器守禦之物悉皆無備慮失事機 詔河北漕臣中山真定高陽關路帥臣究心辦集已差將兵疾速前去違詔並寘軍法於是西師畢集劉延慶節制諸軍劉鞫宇文黃中爲參謀貫至雄州令趙良嗣草書遣歸朝官張寶趙忠諭淳禍福淳得書執二人斬之貫知游說不效乃募馬擴自雄州齎書入燕招諭邪律淳遣王介儒王仲孫同馬擴來問兵端擴荅以 朝廷命將出師之議非君下所盡知但略聞北朝先入燕遣馬擴歸獻捷良嗣等至金人軍前阿骨打欲燕京稅租而不議平灤等州再遣李靖王度刺來議其事且欲交歲幣 朝廷復遣趙良嗣周武仲同議租賦多寡之數阿骨打

欲得百萬緡良嗣往復辨論未決遣良嗣歸良嗣至雄州以驛書聞 詔許之亦許交歲幣再遣良嗣至軍前阿骨打大喜遂議雲中地阿骨打云我增百萬緡 南朝一言不辭今求西京何辭拒之遂遣寧述割度刺撒盧母齎誓草來荇盧益趙良嗣馬擴報聘兀室云計議已定近有燕京職官趙溫訊李處能王碩儒韓昉等來南須先以見還可議交燕月日良嗣諭宣撫司以趙溫訊等與之乃得其誓書以擅順涿易燕薊六州來歸燕之金帛子女職官人民皆席卷而東 朝廷捐金帛數百萬計所得者空城而已于時議者以六州之地無險阻可守不曾分立界至歲輸之物有自二廣江湖宛轉運至京師自京師運至河北自河北運入燕自燕運至薊州界首韓城鎮交割僅萬里必不能以時至天下之禍自此起矣既交燕畢阿骨打出居庸關

由雲中府德州路西巡留白水灤度夏阿骨打中病死黏罕幹
离不等遙尊吳乞馬為帝改元曰天會謚阿骨打曰大聖武元
皇帝廟號太祖童貫蔡攸帥師入燕號撫定勒碑于延壽寺
以紀功將佐姓名皆列于碑留十日乃回以詹度知燕山府又
以王安中為宣撫使駐燕山閱數月改蔡靖知燕山府又留郭
藥師麾下常勝軍三萬人在燕藥師出於降虜素有輕中國心
乃增置常勝軍萬餘人多買戰馬陰為偏伯之計貫攸在雄州
不能裁制凡常勝軍計口給錢糧月費米三十萬石錢一百萬
緡河北之民力不能給 朝廷下諸路起免夫錢六百二十萬
億以助之天下於是民力竭矣方是時燕人張覺仕遼為僚興
軍節度使守平州不肯降金人仍稱保大五年畫延禧象朝夕
朝謁事無大小告而後行遂發兵以拒金人金人既滅遼國遣

其宰相左企弓等部所起燕山職官富戶東取榆關平灤路以
歸燕山憚遠遷列訴於覺覺召左企弓等數其不能輔佐天祚
之罪殺之縱燕人自便諭燕人令安堵如故應田宅為常勝軍
占者悉還之燕人既得歸皆大悅往往南來至京師 徽宗聞
之詔詹度令選有材智忠信之人密諭覺許其世襲又令率眾
內附覺亦遣其黨張興祐詣度度以 徽宗意語之覺大喜遣
其屬張鈞詣宣撫司納土有燕人李安弼謂王安中曰平州形
勝之地張覺綜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母令西
迎天祚北合蕭幹為吾患安中入其語勸 朝廷納之令安弼
齎書詣闕趙良嗣不可曰如此豈不招女真之兵邪因乞斬安
弼以徇 朝廷不從遂拜覺泰寧軍節度使使世襲平州金人
大怒悉兵以攻覺時貫攸還京師亦盛稱覺之材武可以捍金

人乃以金華紙賜 詔書與覺使之擊金人金人邏得之盛怒
曰 南朝敗契丹百餘年信誓方與我結好吾又與六州之地
不數月復與張覺相約攻我豈可但已遂襲破平州覺挺身走
燕山金人來取覺 朝廷不得已令王安中函覺首以送金人
久謀敗盟至是舉師幹离不寇燕山郭藥師率麾下兵四萬又
起涿易等州兵三萬戰于潞縣藥師大敗引數騎走至燕山伏
壯士于後園擒守臣蔡靖及兵將官囚之遂降于金人燕山諸
郡皆陷吏部員外郎傅察接伴賀正旦使人于玉田縣幹离不
脅之使降副使蔣噩等羅拜獨察不屈死之黏罕寇河東初宣
撫司招燕雲之民置之內地號義勝軍皆山後漢兒也分屯河
東黏罕兵至朔武及代州漢兒皆開門迎降遂踰石嶺關分兵
圍太原幹离不引大兵自涿州入安肅廣信軍界略真定中山

慶源府境至信德府破之 徽宗得警報於是遜位于
欽宗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二十五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二十六

附錄四

欽宗既即位金人欲退師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幹離不至信德府視城陋甚援枹攻之未幾守陴者立幟城上城中皆降逸而出城者斬之驅守臣楊信功以出金人至邯鄲遣藥師爲前驅付以千騎藥師求益復以千騎與之藥師疾馳三百里質明遂至瀋州內侍梁方平與大將何灌屯兵控扼黃河北岸虜騎奄至倉卒奔潰時南岸守橋者望見虜中旗幟燒斷橋纜陷沒凡數千人虜因得不濟方平既遁何灌軍亦望風潰散我師在河南者無一人乃絞木柅度河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攻雲澤門次攻通天安泰門李綱分兵擊退朝廷因議請和遣駕部員外郎鄭望之充軍前計議使康州防禦使高世

則副之金人亦遣吳孝民與望之相見孝民曰皇子郎君到趙州得皇帝登極赦書以手加額既是皇帝已即位無可爭者却與他講和休皇子郎君幹離不也因言欲割大河爲界副以犒軍金帛望之與辨論之孝民不答遂與望之由開遠門入至都亭驛有詔趨問使回所得語意望之等入奏使事欽宗御崇政殿引見金使吳孝民跪奏曰前日南朝與大金結約海上復違盟誓皆已往事今日少帝陛下與大金別立誓書結萬世驩好可也皇子幹離不遣使人代朝見之禮願遣親王宰相到軍前報禮大金喜禮意之重前日割地之議往往可罷少帝之稱自此始也欽宗命同知樞密院事李銳奉使望之世則副之金人需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匹采段百萬割太原中山河間三路之地以大河爲界并欲宰相親王一

人爲質乃遣少宰張邦昌及康王出質于虜營金人索金帛犒軍欽宗下詔勸忠義之家令助金帛又權借士庶家應副見在金帛猶未足遂權行根括民庶金銀赴官統制姚平仲引兵出城與金人戰敗績尋遣宇文虛中等奉地圖割三鎮以和金人退師質肅王以行先是金人不愛康王也復令入城至是遂以肅王行幹離不雖已退師而黏罕之師陷隆德府欽宗與金人講和許割三鎮二十州及遺金帛若退師之日不許劫掠攻取州縣而金人所過無不剽取又攻陷我隆德欽宗怒罷黜元主和議臣僚令种師道姚古种師中往援三鎮復取隆德又取威勝軍姚古與黏罕戰于南關我師敗績退保隆德欽宗決策北征种師中兵至壽陽與金人戰死于陳姚古种師道既敗欽宗遣王雲使金人金人陷太原欽宗令中

書議三鎮等稅租復遣馮解往使趨雲往燕山見幹離不再議
三鎮二十州事如此理可折即與稅租不獲已則依城下之盟
婁宿陷汾州黏罕陷威勝軍又陷隆德府幹離不陷真定府平
陽居民以城降黏罕兵至澤州城下攻取之幹離不遣王雲回
京師云如十四日會於磁相間我軍方不度河馮解亦來自河
北具言幹離不索冕輅等 朝廷從之 欽宗以 康王使幹
離不軍前議和止師以王雲為副黏罕陷懷州幹離不自大名
府由魏縣李固度過大河再遣馮解行至途中遇王雲雲言幹
離不堅要三鎮二十州解與雲同歸于 朝廷具言金人之意
大臣議論紛紜不決也再遣雲同 康王行金人既度河復以
兵犯 京師京師戒嚴 康王至磁州雲遇害 康王參議言
耿延禧等請 康王回相州金人攻東津宣化二門殿帥王宗

濇領牙兵下城與戰敗績金人攻通津善利門甚急復於護龍
河壘橋作道時大雪不止 欽宗見金人攻諸門愈急御瑤津
亭命使臣秦仔等八人往河北以 康王為兵馬大元帥雪日
夜不止金人乘雪攻城益急郭京領兵開宣化門出迎敵金兵
分布兩翼而進衝京前軍一掃幾盡守禦官吏相繼奔走由是
金人登城者踵至揚旗城上衆皆潰散四壁數十萬之衆為之
一空 徽宗自龍德宮入禁中金人縱火燒南薰宣化通津善
利四門燒劫民居火光亘天連夕不滅開封府率衆父老百姓
請命於二酋持金帛牛酒以犒三軍而二酋堅欲 道君出郊
既而 欽宗曰大金和議已定朕以 宗廟生靈之故躬往致
謝遂擁素騎出南薰門何桌孫傅陳過庭等從行曹輔張叔夜
留守彈壓越三日 欽宗還宮金人移文開封府索馬一萬疋

於是都城之馬空矣金人索軍器又索金帛犒軍取河東河北
守臣監司親屬質于軍中以待分割地界了日歸還又取蔡京
童貫王黼等二十餘家親屬是時 朝廷先拘收戚里權貴豪
富之家金帛以犒金人士庶納金帛者紛然金人須絹一千萬
疋 朝廷盡撥內藏元豐左藏庫所有如數與之河北積歲貢
賦悉令般運及浙絹南絹亦以充數又索監書如蘇軾黃庭堅
文集資治通鑑之類皆指名取索幹離不遣使持書入城督金
帛犒軍合用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縑帛如銀之數不限官
私早晚依數應副 詔以書揭示士庶云除內藏元豐左藏及
龍德寧德兩宮 御前皇后閣皇太子宫并臣僚之家已根括
外今曉諭權貴之家凡有金銀衣段疋兩以上並行輸納二年
遣何卓使軍中懇告而根括愈急既而有 詔曰朕出郊見兩

元帥議加徽號遂出南薰門金人遣兵百人衛司馬光墳初
欽宗幸虜營約五日必還至是民以為金銀未足各竭其家所
有獻之太學生徐揆以書達二酋請 車駕還闕其書曰昔春秋
時楚子伐陳欲以為縣申叔時諫曰諸侯之從者曰討有罪也
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
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封陳後之君子莫不多叔時之善諫今
元帥與師見伐大兵俯臨都城失守社稷幾亡而復存生靈幾
死而幸免此元帥仁德也雖楚子入陳未能遠過我 皇帝兩
造轅門議犒軍之資加徽號之請越在草莽信宿逾邁國中喁
喁跂望屬車之塵者屢矣夫生民無主境內騷然忠義之士食
不下咽又聞道路之言以金銀未定 天子未還揆竊惑之蓋
金銀之產不在中國而在於深山窮谷之間四方職貢歲有常

數重以去歲之役增請和之幣獻犒軍之資官吏征求及於編戶都城之內雖有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無不輸之於上以酬退師之恩又兵興已來邦國未寧道路不通富商大賈絕迹而不造境京師豪民蓄積素厚者悉散而之四方矣間有從官王畿仰給奉祿者餽粥之外賸無長貲豈復有金銀之多乎今雖天子蒙塵臣庶效力根括私藏徧及貧戶恐不足以償拋降之目雖以天子為質猶無益於事也夫有存社稷活生靈之仁德而乃以金帛之故質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奚擇元帥必不為也昔楚子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迎左右曰不可許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春秋書之後世以為美譚願元帥推惻隱之心存終始之惠反其君父班師振旅緩以時月使求之四

方然後遣使入獻則國中之人德元帥之仁豈敢弭忘傳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揆雖卑賤敢昧死以紓君父之難惟元帥矜之二酋取揆赴軍中詰難揆厲聲抗論為所殺時陰雪不止金人索郊天儀仗法駕鹵簿冠冕乘輿等物及臺省寺監官吏通事舍人各有差又索犀象寶玉之屬人擔車載徑往供納者急如星火于時欽宗幸虜營十五日矣金人遽廢趙氏議立異姓及要道君親王等於是道君皇帝寧德皇后諸王悉入虜營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累狀言本朝祖宗德澤在民未泯及國主新立為大臣所誤以致違盟失信伏望察傅事狀許其自新降號稱藩復主社稷許於國主子弟中擇一賢者立之或不欲立道君之子乞於神宗皇帝二子選擇建立非惟不滅趙氏一族亦使一國生民蒙被恩澤又

狀言本國前日將相是宣和用事誤國之人自 嗣君即位以來所任宰相亦繼以罪罷將相率皆敗亡之餘其他臣僚碌碌無聞者舉於草澤之間亦非聞望素著人心不歸誰肯推戴又狀請 車駕還闕不然即乞立監國太子且言若立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從四方英雄必致雲擾生靈塗炭卒未得安傳自如此言罪在不赦然念 有宋自 祖宗以來德澤在人于今九世天下之人雖匹夫匹婦未忍忘之況傳等世食君祿方主辱臣死之時上為 宗廟下為生靈苟有可言不敢避死金人怒取傳與張叔夜赴軍前 二帝遂北狩 皇后太子親王帝姬宗室宮嬪及駙馬等節次出京師金人又遣莫儔吳玠移文城中令百官僧道耆老軍民共議立張邦昌治國事並不得引惹趙氏百官會議於祕書省獨秦檜論列謂邦昌不足以代趙

氏語在邦昌傳金人怒亦取赴軍前金人再索金銀復行根括極為峻切殺四壁提舉官梅執禮陳振程知質安扶四人者皆侍從也張邦昌入城僭皇帝位國號大楚金人責金銀愈峻而民間取之盡矣邦昌致書懇免金人退師邦昌遣使請 康王早正大位於是 康王即位于南京

臣稱曰女真以戎虜遺緒崛起海陬乘天祚暴昏謀殞厥祀是時中國承平日久大臣喜開邊事首納良嗣之叛以圖燕壤之復又聽張覺之歸以啓狂虜之釁自是中國弱而夷狄彊矣然蔑棄信義犯我畿甸邀索金幣濟其貪婪于斯時也國何以支而民何以堪乎以此言之中國武備蓋不可一日而忘也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二十七

附錄五

李彝興夏州人也本姓拓拔唐末有思恭者鎮夏州討黃巢有功賜姓李氏世有夏銀綬宥靜五州之地思恭卒其弟思諫為節度使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彝昌為其將高宗益所殺而仁福立不知於思諫為親疎也仁福封朔方王卒子彝超立彝超卒弟彝興立彝興當五代之際為中書令封西平王周世宗時加太保恭帝加太傅 宋興加太尉太原劉承鈞誘代北諸部來寇麟州彝興遣將禦之承鈞去彝興貢戰馬 太祖命玉工琢帶賜之問其使腰圍大小使言彝興腰圍洪大如合抱之木 太祖曰汝帥真福人也卒追封夏王子克叡立即以為定難軍節度使卒贈侍中子繼筠立 太宗征太原繼筠遣將度

河掠寇境以張軍勢踰年而卒弟繼捧立繼捧初為牙內指揮使嗣繼筠為留後太平興國七年來朝以夏銀綏宥靜五州之地來歸 太宗嘉之繼捧願留京師 太宗遣使詣夏州護繼捧親屬赴 闕以繼捧為彰德軍節度使徙鎮崇信又徙感德初繼捧之來朝也其弟繼遷留居銀州時年十七乃率眾為寇奔入蕃族地斤澤以叛都巡檢曹光實選精騎夜發掩襲地斤繼遷遁去獲其母妻繼遷因詐降誘殺光實時 朝廷屢發兵討繼遷繼遷益侵擾邊境 太宗用宰相趙普之策欲委繼捧以邊事令圖之召赴 京師賜姓趙氏名保忠以為定難軍節度使賜予甚厚保忠至鎮即言繼遷悔過歸款 太宗以繼遷為銀州刺史然繼遷實無降心復為寇保忠來乞師 太宗遣翟守素討之繼遷皇懼奉表歸順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

保吉又以其弟繼忠為綏州團練使賜姓名曰趙保寧是歲保忠遣使來獻海東青 太宗曰朕不事畋遊也還之保忠為保吉所誘陰與之合來寇靈州 太宗命李繼隆討之保忠上言已與保吉解仇貢馬五十匹乞罷兵 太宗怒督繼隆進軍及王師壓境保忠反為保吉所圖欲併其眾縛牙校趙光祚襲其將保忠方寢聞難作單衣被髮騎駿馬遁僅以身免資財器用悉為保吉所奪保忠夜還城中為大校趙光嗣幽於別所明旦開門迎王師繼隆擒保忠以獻 太宗赦其罪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後數年而卒 太宗下 詔隳夏州居民並邊於綏銀等州削保吉所賜姓名復為李繼遷繼遷遣牙校以良馬來貢且謝過又上表待罪因言違叛事出保忠願赦勿誅 太宗遣內侍齎 詔諭之賜以器幣繼遷遣親校張浦以良馬

橐駝來貢 太宗遣使齎 詔諭 旨欲授以鄜州節度使繼
遷不奉詔 太宗以張浦繼遷謀主也留之京師以為鄭州團
練使初 朝廷欲城古原州而陝西轉運使鄭文寶固請築清
遠清遠在旱海中不毛之土素無井泉陝右之民甚苦其役文
寶建議禁烏白池青鹽以困繼遷而戎人益以叛俄弛其禁繼
遷寇清遠軍命白守榮馬紹忠護送芻粟四十萬於靈州為繼
遷所邀敗於洛浦河繼遷遂窺靈州 太宗怒復命李繼隆出
環州凡五路出兵抵平夏繼隆出師行數日不見賊引軍還而
諸將與賊烏白池大小數十戰繼遷遁去 太宗崩繼遷乃遣
使脩貢求領藩任 眞宗許之復賜以姓名拜定難軍節度使
敕諸將勿加兵以其子德明為行軍司馬未幾復寇邊屢為六
谷都首領潘羅支所擊又寇清遠軍七日而陷又陷靈州繼遷

率衆入西涼府潘羅支偽降繼遷繼遷受之不疑景德元年羅
支遽集六谷蕃部及者龍族合擊之繼遷中流矢至靈州三十
里而死德明遣使來貢明年上表歸款且言保吉臨終祝之曰
爾當傾心內屬如未許則連表祈請 眞宗嘉之以德明為定
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終其身三十餘年不敢窺邊德明累遷
至太傅封夏王其子元昊性兇執鳥多猜忌曉浮圖學通漢文字
既長數勸德明反德明曰國中三十年不被皮毛而衣錦綺之
衣汝無負 天子也吾嘗從事於兵勞苦萬狀第自困爾德明
嘗攻陷甘州拔西涼府德明死元昊襲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
王元昊避其父名乃以明道為顯道稱於國中景祐元年寇環
慶路殺掠居民下 詔約束之是歲偽改年為開運更曰廣運
母米氏族人山喜謀殺元昊事覺元昊殺其母而山喜之族皆

沈於河遣使來告哀元昊攻唃廝囉陷瓜沙肅三州盡得河西之地將謀叛恐唃廝囉制其後復舉兵攻蘭州又改元曰大慶寶元元年元昊反以十月十一日築壇受冊僭號始文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改元曰天授禮法延祚明年遣使來告即位 詔削奪元昊在身官爵除屬籍有能執元昊來獻者授定難軍節度使元昊又遣人齎嫚書納旌節康定元年寇金明砦執李士彬攻安遠砦遂攻延州劉平石元孫來援戰于三川口陷賊中未幾寇鎮戎軍慶曆元年寇渭州任福戰敗于好水川轉寇河東陷豐州二年遣前所執塞門砦主高延德求通和范仲淹爲書以禍福諭之曰 國家景德初河西休兵之後中外上言靈夏數州本爲內地請移河朔之兵益關中之力以圖收復 眞宗皇帝以文武之德柔遠先大王歸向 朝廷

心同金石故待先大王以骨肉之親命爲同姓全付大夏 眞宗皇帝於是時也有天地之造焉今大王青春襲爵不知 眞宗皇帝有天地之造違先君之誓書不避 本朝並建大位累遣使人告于 朝廷中外之人莫不驚憤咸欲收行人戮于都市 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 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功豈以一朝之失而驟絕之皆不戮而還假有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 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面諭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仲淹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略甚未副 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同事 朝廷於 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不愛於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一而陳之名不正則言不

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言語當從本國風俗
何得與 天子佯擬名豈正而言豈順哉徒使瘡痍百姓傷天
地之仁仲淹每念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方欲與
大王議而決之重人命也今大王遣人遠來惠然留意何樂如
之但議論未順文字未正不敢聞于 朝廷大王果能以愛民
為意言當時之事由於衆請莫過於此謝於 朝廷 朝廷必
當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保國庇民之志天下孰不稱大王賢哉
如衆多之情終不獲辭則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
稽又於本國言語為便亦不失其貴矣貢奉上國存中外之體
不召天下之怨不困天下之民使邊蕃之人復見大康又大王
之國財用或闕 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為大王助也大
王幸聽之則上下同其美利邊民之患息矣其若不聽他日雖

有請於 朝廷必有噬臍之悔仲淹今日之言不獨利於大王
蓋以奉 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唯大王擇
焉元昊使其親信野利旺榮復書而嫚辭如故龐籍言諸路皆
傳元昊為西蕃所敗又野利族內叛黃鼠食稼天大旱其國內
既多憂虞必為納款之計遂令保安軍檄野利旺榮且言旺
榮方總靈夏之兵儻陰圖內附即當以西平茅土分策之种
世衡亦遣王嵩以棗及畫龜遺之諭以早歸之意旺榮遣其
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潤籍疑其詐留之後數月果大舉而葛懷
敏死于定川籍召文貴責以大義而釋遣之文貴去逾月復
來旺榮與弟旺令嵬名壞臥譽諍三人列名為書欲議罷兵然
未肯削去僭號且云如日之方中止可順天西安可逆天東籍
以其言未可屈服乃報之此非邊臣所議宜遣人自請 朝廷

明年遣其臣賀從勗與文貴俱來稱男邦兒定國元卒上書父
大宋皇帝更名曩霄籍以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今名體未正
未可許遣邵良佐等更往議之四年曩霄遣使來稱臣稟正朔
遂冊爲夏國王改所賜 敕書爲詔而不名聽自置官屬使至
京師許就驛貿易燕坐朶殿 朝廷遣使至其國相見賓客禮
置權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博易用牛羊馬駝氈褐禁青鹽生
屬戶蕃部更不得相侵犯歲賜絹銀茶絲共二十五萬五千如
欲於界上承所賜亦聽自後復脩貢職爲常初元昊之叛也
朝廷命夏竦范雍經度邊事後以范仲淹韓琦經略而元昊臣
其年契丹夾山部落保家族八百戶投之契丹宗真使人追索
曩霄留不遣宗真遂親將至境上各据一山嚴兵相待曩霄奉
卮酒爲壽大合樂仍折箭爲誓及罷契丹劫曩霄曩霄覺以兵

拒之大敗契丹宗真領數騎東走縱其去曩霄用兵多詭計其
左右任事之臣有疑輒誅殺之盡更先世所爲居室衣冠文字
而國中數有叛者曩霄有兵十五萬八千五百人得中國無藝
者使耕于河曩霄凡七娶一曰母米氏二曰索氏三曰都羅氏
四曰咩迷氏五曰野利氏野利遇乞妹也生三子次曰甯寧哥
貌類曩霄以爲太子曩霄復納沒咿氏女野利之族有怨語曩
霄遂殺野利遇乞等三家旣而野利氏訐言我兄弟無罪見
殺曩霄憐之下令國中爲訪其族人得遇乞妻沒藏氏與之私
通野利氏覺之乃出遇乞妻爲尼號沒藏大師生諒祚六曰耶
律氏七曰沒咿氏初欲納爲甯寧哥妻曩霄見其媿而自取之
號新皇后甯寧哥憤而殺曩霄不死劓其鼻而去匿黃廬爲
訛屍所殺訛屍沒藏氏之兄也曩霄遂因劓創死年四十六方

沒藏氏出為尼也既娠而曩霄死遺言立其從弟委哥甯令訛
厖以夏有國以來父死了繼委哥甯令非子而沒藏尼有娠幸
而有子足以為嗣後二月而生諒祚遂立之以沒藏氏為太后
於是政在沒藏矣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二十七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二十八

附錄六

諒祚既立而幼弱國中大亂有欲勸 仁宗舉兵以收復靈夏
者 仁宗曰朕為天下主豈可利人之喪舉兵快意乎遂冊諒
祚為夏國主其後訛厖自以女妻諒祚有李守貴者嘗與遇乞
掌出納寶保細吃多已者嘗侍曩霄及沒藏尼于佛舍故出入
無所閒沒藏尼既通守貴又通吃多已李守貴殺吃多已及沒
藏尼訛厖乃族守貴獨護養諒祚訛厖子婦梁氏諒祚私焉訛
厖患之梁氏密告訛厖將叛諒祚乃舉兵誅訛厖滅其族并殺
其妻沒藏氏而以梁氏為妻命其弟乞埋為家相諒祚凶忍好
為亂時過酋豪大家輒私其婦女故下多怨及變蕃禮從漢制
嘉祐六年諒祚上書自言慕中國衣冠明年當以迎漢使者

仁宗許之治平三年舉兵犯慶州又寇大順城諒祚乘駱馬張黃屋自出督戰爲官兵與熟戶蕃官趙明合擊之諒祚中流矢兵折而去 朝廷遣使詰責之諒祚上表謝罪明年种諤取綏州城之諒祚僞乞會盟誘殺知保安軍楊定而 朝廷命韓琦知永興軍經略西方而諒祚乃送殺定者李崇貴韓道喜以獻納塞門安遠砦乞綏州洎遣使分畫乃曰地界非納而所納者砦也 朝廷知其詐遂城綏州爲綏德城崇貴等未至而諒祚死子秉常立 神宗冊爲夏國主熙寧三年來犯慶州又犯大順 王師不利命韓絳宣撫陝西絳城囉兀築撫寧堡夏人乃陷撫寧急攻囉兀絳等命諸路牽制慶兵再出而亂乃棄囉兀撫寧元豐四年种諤言秉常被殺乞興師問罪又謀言母梁氏屢勸秉常不行漢禮秉常不從有李將軍者爲秉常誘漢倡婦

樂人梁氏置酒執李將軍殺之囚秉常國人乖亂事聞 詔興師問罪遣种諤出鄜延劉昌祚出涇原高遵裕出環慶李憲出熙河王中正出河東五路會于興靈夏人悉其精銳度河保興靈昌祚之師先至靈州城下多所斬獲遂攻靈州城垂克而遵裕之師至先是 詔先得靈州者除節度使而涇原之師入界聽遵裕節制遵裕忌昌祚將斬之命涇原師毋得擅攻而夏人得以爲計城不可下遂班師中正入宥州憲追襲過天都山至囉逋山乃還取蘭州城之皆不至興靈种諤以鄜延之師城細腰吳堡義合塞門米脂五砦河東城葭蘆吳堡三砦种諤復建言盡城橫山遣徐禧計議禧請城永樂夏人來攻城陷徐禧李稷李舜舉死之乃築汝遮堡展定西城以衛蘭州六年來請和許之七年舉國圍蘭州 詔邊吏用淺攻擾耕秉常遣使入貢

乞還土疆不許 神宗崩 哲宗即位遣使謝罪來賀 登寶位又以地界遣使至 京師秉常卒子乾順立元祐二年遣劉奉世崔象先冊乾順夏人復以地界為詞不復入謝且犯涇原鎮戎軍又侵德靖砦又犯塞門砦四年乃復遣使謝封冊且議地界 朝廷許還葭蘆米脂浮圖安疆四砦仍先以歲賜予之是歲以永樂陷沒人口來歸却欲同日交領四砦 詔鄜延帥趙鼎與夏人分畫地界熙河帥范育請先畫疆界後歸四砦議未定而四砦棄禹又乞地界依綏州故例於城之外取二十里仍半以為生地夏人不從遂犯涇原會禹卒夏人由河東入寇攻圍麟府州 朝廷乃議絕歲賜禁和市使沿邊諸路為淺攻計命熙河進築定遠城夏人不能爭未幾復寇環慶使熙河進築汝遮城八年乾順遣使謝罪獻蘭州乞賜塞門砦 詔答

以夏人自元祐通貢受賜後來累次犯邊仍候諸路地界了日可依例別進誓表然後常貢歲賜並依舊 宣仁后崩乾順進奉山陵馬一百匹紹聖二年 詔熙河蘭岷鄜延河東路地界令諸路沿邊當職官司更不商量分畫只以巡綽卓望處守把牒報夏國先是元祐初諫議大夫孫覺議棄蘭州其後司馬光謂此數砦者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墾地非險要不可以守禦欲因 天子繼統悉皆毀撤歸其侵地劉摯謂供給戍守窮竭財力其最大者莫如蘭州不若捐一空城與之至於鄜延河東等路近置保砦深詔大臣早有定計趙鼎欲留塞門安遠二砦其餘或存或廢乞密降畫一付臣遵守呂陶謂實於邊防無分毫之益范純粹謂收復故砦廢州略無所利乞令以虜陷官吏丁夫悉歸 朝廷而所削之地並從給賜純仁之論亦然蘇轍謂

增置州砦坐困中國願決計棄之王存謂夏國疆地終久難守
王巖叟謂自有葭蘆吳堡兩砦守之無所得棄之不足惜文彥
博謂邊臣欺罔爲國生事第恐不能持久却須自棄不若推恩
賜予遂降 詔除元係中國及西蕃舊地外候送到陷沒人口
當就委邊臣分畫給賜及夏人送還永樂陷沒人口尋給賜米
脂安疆浮圖葭蘆四砦仍約以委官畫定界至至是章惇爲相
欲開邊隙以謂十年之間含容備至而夏人犯邊如初遂罷分
畫之議夏人遂犯義合砦及圍逼塞門砦又犯德靖順寧砦章
惇以涇原及熙河環慶秦鳳四路之師出瓠蘆河築二城于石
門硤夏人來乘我師大敗之既而環慶鄜延河東熙河皆築城
夏人睥視不敢動惇又以折可適郭成之師大敗之于雞鞞嶺
呂惠卿以其將劉安苗履大破之于大沙堆既又乾順與其母

自將數萬圍新築平夏城凡十四日晝夜攻城守益堅乃造高
車以臨城載數百人填壕而進俄大風震折之一夕遁去折可
適執其統軍嵬名阿埋監軍妹勒都逋進築西安城於天都山
建西安州諸路進築悉已畢工乾順上表歸順崇寧三年復寇
涇原我師取其銀州五年乾順納款大觀間環慶蕃將李遇昌
及其父訛移叛歸其國漸用事引夏人入寇 徽宗因遣童貫
爲陝西經略制置使貫出討溪哥撒征僕哥城復積石軍洮州
政和中夏人又深入過定邊軍築城佛谷口名洪夏軍貫以种
師道之師平之夏人來救又敗之遂破臧底河成德軍七年夏
人圍丁星原築平陽瞎令古仁多泉及靖夏制戎伏羌等城重
和元年貫出師收割牛城王師敗績大將劉法戰沒貫以种師
道劉仲武劉延慶將兵至蕭關取永和砦割踏砦鳴沙會大敗

夏人而還初夏國恃橫山諸族帳彊勁善戰故用以抗中國種
諤謀取橫山故興靈州之師及王師失利李憲始獻進築之議
神宗厭兵不克行童貫舊常從李憲得其彷彿故獻議進築遂
領六路邊事將諸路兵六七年進築軍壘建立堡砦遂得橫山
之地夏人失所恃遂納款夏國自是少衰矣宣和中夏人知中
國有事北邊遂與遼國書約夾攻中國天祚不聽金人既滅遼
夏人乃與黏罕約犯塞黏罕犯忻代踰石嶺關圍太原夏人犯
豐麟二州靖康元年夏人知我戎邊士卒入援遂乘虛犯河外
寇震威城朱昭死之又取西安州陷懷德軍劉銓杜翊世以城
死

臣稱曰自繼遷死德明款塞西鄙息肩矣元昊強梁兇悍乃謀
僭尊以天下之力而臨區區之一方然未嘗少挫其鋒及其敗
於女色禍發其子且彼能叛君而子亦能弑父此天道也烏虜
夏小國也自元昊以來服叛不常而每爲中國之患雖有智者
爲之謀而亦莫能以得志何哉大氐國大則有所恃而不戒故
其彊易弱國小則無所恃而常懼軍民之勢猶一家也相卹相
救謀慮日深故其弱爲難犯此其所以爲中國之患與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二十九

附錄七

西蕃蓋出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在唐為吐蕃安史之亂遂陷河西隴右之地大中三年其國宰相論恐熱以秦原安樂及石門等七關來歸四年克成維扶三州五年張義潮以瓜沙伊肅十一州來獻唐末瓜沙之地復為所隔然其國亦自衰弱族種分散無復統一方五代之際有孫超者一嘗遣人入貢唐明宗以為河西軍留後超死州人推其土人折蒲嘉施繼為留後至周太祖始命申師厚為河西節度使顯德中師厚不能撫有其眾逃歸涼州自是不復命帥建隆中首領尚波于傷殺秦州乘造務卒知秦州高防捕繫其黨四十七人以狀聞 太祖乃以吳廷祚為雄武軍節度使代防安輯之廷祚至宣 朝廷恩旨

俾各歸本族尚波于感悅是年秋來獻伏羌地太平興國中諸羌首領數來朝貢亦數盜邊至八年諸種以馬來獻太宗謂宰相曰吐蕃言語不通衣服異制朕常以禽獸蓄之自唐以來頗為邊患以國家兵力雄盛聊興偏師便可驅之數千里外但念其種類蕃息安土重遷儻因攘除必致殺戮朕所以置於度外存而勿論也淳化中西涼州阿喻丹來貢阿喻丹死其弟俞龍波代其任數為李繼遷所侵掠俞龍波來請師咸平四年西涼府六谷都首領潘羅支願戮力討繼遷張齊賢請封羅支為六谷王兼招討使真宗曰羅支已為首帥欲授以刺史則太輕況未領節制加以王爵非順也又招討使號不可假外夷乃以為鹽州防禦使兼靈州西面都巡檢使羅支請師期又遣使來言感朝廷恩信憤繼遷倔彊已集兵六萬乞會王師收

復靈州乃以羅支為朔方軍節度使羅支屢請王師助擊賊議者以西涼去渭州河路遠不可豫約師期真宗曰繼遷常在地斤三山之東每來寇邊及官軍至則已遁去使六谷部族近塞禦之與官軍合勢亦國家之利也許之是歲繼遷攻西蕃遂入西涼府羅支偽降未幾集六谷諸豪及者龍族合擊繼遷繼遷中流矢死既而繼遷種落陰圖羅支遂為其所殺六谷諸豪議立其弟廝鐸督為首領真宗以繼遷之黨未平遂以廝鐸督為朔方軍節度使西涼府六谷大首領于時西羌部族未有服屬大姓聳昌廝均等迎喃廝囉至河州欲立文法於是宗哥立遵與邈川温逋奇佐喃廝囉立文法部族稍歸之大中祥符七年因徙居宗哥城以立遵為輔有勝兵六萬以抗德明曹瑋請厚結之真宗以瑋知秦州瑋破魚角蟬賞樣丹二族皆

立遵鄉道也由是前拒王師者伏匿避罪瑄誘召之許納罰首
過既而至者數千人納馬六十匹瑄給以匹綵或以少為訐者
瑄叱之曰是贖罪物汝輩敢希利耶戎族聞之皆畏服立遵佐
唃廝囉甚有威名然性貪忍下多怨之屢上表求贊普 眞宗
曰贊普者戎王之號也立遵為唃廝囉佐其可與乎乃與廝鐸
督例授以保順軍節度使唃廝囉命立遵率衆十八萬襲秦州
生熟戶曹瑄以兵擊之遂居邈川更以温逋奇為輔遣使于瑄
求內屬 詔授唃廝囉邈川首領寧遠大將軍愛州團練使以
温逋奇為歸化將軍後温逋奇謀亂唃廝囉殺之而改莅青唐
景祐中授兩使留後唃廝囉與元昊交兵使人來獻捷 仁宗
召見而勞之大臣議加唃廝囉節度使韓億以為不可語在億
傳久之 朝廷以元昊不臣遣使諭唃廝囉使攻元昊會元昊

舉兵襲唃廝囉堅壁不與戰元昊度水嘗植幟以誌深淺唃廝
囉潛使移所植及元昊衆潰趨誌處溺死過半自是數以計敗
元昊元昊取西涼府而唃廝囉併廝鐸督之衆十餘萬回紇亦
以數萬歸焉其勢遂彊於諸羌 朝廷命為保順河西節度使
洮涼兩州刺史治平二年卒年六十九三子皆被恩命曰瞎瑄
居合龍谷曰磨瑄角居宗哥城曰董瑄為唃廝囉嗣 朝廷以
董瑄為保順軍節度使西蕃邈川首領初嘉祐中瞎瑄子瞎欺
丁木征為瞎藥雞羅所誘据近塞青唐族立文法 朝廷以為
河州刺史熙寧中王韶經營熙河既城熙州木征竄伏河外韶遣
僧智緣說木征咱以厚利因以兵往韶又數出兵擾之所殺獲
前後數千級焚燒帳族以萬數納降大首領十餘皆其腹心也
又擒其妻子而木征降盡復洮河地方二千里自韶用師熙河

歲費四百萬緡於是木征賜姓名曰趙思忠授榮州團練使遷合州防禦使以卒董璫遣使來以為河州刺史 神宗出師問罪夏國董璫集六部族兵十二萬分三路與漢軍會明年拜河西軍節度使封武威郡王以其養子阿里骨為肅州團練使璫病革召諸族首領至青唐城謂曰吾一子已死惟阿里骨母掌牟瞻逋事我當以種落付阿里骨諸酋皆服從既死阿里骨遂居青唐領事元祐元年以為河西軍節度西蕃邈川首領阿里骨性殘忍以殺戮為事 詔戒飭之曰爾繼世之初人情未一宜推廣恩信惠養一方今聞爾頗峻刑殺部族不寧爾宜以繼承為重以仁厚為先無恃寵榮務安種落副朝廷所以封立之意思前人所以付予之心二年阿里骨迫鬼章率眾竊據洮州殺虜人畜羌酋結藥密使所部怯陵來告阿里骨遣人執怯

陵緒藥恐事覺以其妻子來歸又進築安鄉踏白城我師問罪及令撫納生羌鬼章就擒鬼章者大酋也桀黠石智謀所部兵銳數為邊患熙寧中誘陷河州景思立 神宗屢 詔王韶欲生致之至是與夏人解仇為援築洮州居之劉舜卿遣种誼破其城生擒之以為陪戎校尉後三年而死阿里骨請歸款 朝廷許之復下 詔戒飭曰惟爾祖先世篤忠孝本與夏賊日尋干戈亦惟恃我朝廷爵秩之隆用能保爾子孫黎民之眾肆朕命爾嗣長乃師而承襲以來疆酋外擅爾弗能禁恣其所為遂據洮城以犯王略陰連夏賊約日盜邊朕愍屬羌之無辜出偏師而問罪元惡俘獲餘黨散亡山後底平河南綏服朕惟率酋豪而捍疆場乃爾世功叛君父而從仇讎豈其本意庶能改過未忍加兵果因物以貢誠願洗心而效順爾既知悔朕復何求

已指揮熙河路更不出兵及除已招納到部族外住罷招納依舊許般次往來買賣及上京進奉爾宜約束種類共保邊陲期寵祿之有終知大恩之難再勿使來款復為虛言紹聖三年卒年五十七以其子瞎征承襲即以為河西軍節度使西蕃邈川首領瞎征既立國人不順迎董璫嫉溪巴温欲復其國姓既而國亂首領多歸溪巴温邊臣以聞 朝廷命王瞻招納瞎征遂削髮為僧出降而巴溪温之子隴拶乘間入青唐稱王子邊臣欲因有其地乃度河據邈川城以重兵臨之故隴拶亦出降 朝廷以青唐為鄯州邈川為湟州 徽宗即位以隴拶為河西軍節度使知府州折氏世襲鄯州瞎征授懷遠軍節度使賜隴拶姓名曰趙懷德瞎征後一年而死建中靖國元年以懷德知湟州自鄯湟棄羌人迎隴拶之弟溪賒羅撒復國授西平軍節

度使西蕃邈川首領懷德還邈川溪賒羅撒與其黨謀掩殺之懷德遂奔河南 朝廷遣王厚童賁將兵至京玉關議招降厚等進至湟州三日拔之崇寧三年厚與諸將將兵會于宗哥川溪賒羅撒置陳倚北山厚與戰敗之溪賒羅撒以一騎馳去厚至鄯州其首領開門以降 詔更鄯州為西寧州趙懷德亦遣使約降四年懷德至京師 徽宗御端門受降以懷德為感德軍節度使安化郡王至靖康初 朝廷議欲求青唐種族以湟鄯之地賜之事下熙河帥臣而莫敢任其責者乃已及金人陷陝西六路兵入熙河帥求湟鄯舊族以其地與之

臣稱曰天下有道則薄海內外皆安其所自詔開熙河厚取湟鄯而道路困於輸送兵民死於血刃者蓋莫知其紀極矣且夷狄禽獸也空虚不毛之地得之何所用乎烏虜造孽而興師貪

功而好殺後之君子可不以是為戒哉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二十九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二十九
交趾本南粵之地漢武帝平南粵分其地為儋耳朱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凡九郡置交趾刺史以領之後漢置交州晉宋齊因之又為交趾郡梁陳亦因之隋平陳廢郡置州煬帝廢州為郡唐改交州總管又改安南都護五代之際有曲承美者以土豪專有其地劉龍基遣將伐而執之并其地後有楊延藝受劉氏爵命延藝為其牙將皎公羨所殺延藝故將吳權攻交州殺公羨遂居其地權死子昌岌立昌岌死其弟昌濬立昌濬死牙將爭立境內大亂初楊延藝以牙將丁公著攝驩州刺史部領即其子也公著死部領繼之部領與其子璉率兵平境內部民推以為帥號曰大勝王以其子璉為節度使凡三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三十

附錄八

交趾本南粵之地漢武帝平南粵分其地為儋耳朱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凡九郡置交趾刺史以領之後漢置交州晉宋齊因之又為交趾郡梁陳亦因之隋平陳廢郡置州煬帝廢州為郡唐改交州總管又改安南都護五代之際有曲承美者以土豪專有其地劉龍基遣將伐而執之并其地後有楊延藝受劉氏爵命延藝為其牙將皎公羨所殺延藝故將吳權攻交州殺公羨遂居其地權死子昌岌立昌岌死其弟昌濬立昌濬死牙將爭立境內大亂初楊延藝以牙將丁公著攝驩州刺史部領即其子也公著死部領繼之部領與其子璉率兵平境內部民推以為帥號曰大勝王以其子璉為節度使凡三

年璉龍表入任 太祖既下嶺南璉遣使內附授靜海軍節度使
安南都護開寶八年封部領為交趾郡王太平興國初部領及
璉皆死弟璿尚幼大將黎宗幽丁氏宗族代摠其眾 太宗怒
以蘭州團練使孫全興八作使張濬左監門衛將軍崔亮將兵
伐之黎宗為丁璿表求襲兄位不報是時 王師大破交趾兵
斬首萬級又破其兵於白藤江口轉運使侯仁寶帥前軍先進
為交趾所殺遂班師孫全興亦坐誅丁璿遣使謝罪八年黎宗
廢丁璿自稱交州三使留後遣使請命 太宗因而撫之諭以
丁氏傳襲三世朕欲令璿為統帥以爾副之若璿將材無取猶
有童心則宜遣其母子及親屬來歸俟其入朝却授爾以節旄
凡茲二途爾宜審處其一 是時黎宗已專據其地不聽命雍熙
中上表求正領節鎮 太宗因授以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

遣其子明提入貢景德二年卒子龍鉞立其弟龍延殺之自立
於是諸子爭立境內大亂群臣多請伐之 眞宗曰未加乎恤
而伐其喪豈王者所為命邊臣撫安之沿海安撫使邵晔上邕
州至交州水陸圖 眞宗曰 祖宗開疆如此其大守之而已
安用勞民以貪無用之士乎若封略之內有叛者則不得不除
耳未幾龍延上表請命又遣其弟明昶來遂授以靜海軍節度
使賜名至忠至忠苦虐其大校李公蘊常陰贊之故特見親信
因令冒姓黎氏大中祥符二年至忠卒弟明昶爭立公蘊
發兵皆擊殺之自稱留後請命於 朝 眞宗曰初黎宗劫丁
璿自立公蘊亦爾然蠻夷豈足以禮義責也遂授公蘊靜海軍
節度使安南都護封交趾郡王公蘊因捕狄獠寇如洪砦 詔
追所掠生口因戒飭之天禧元年封南平王天聖中令其子弟

率眾入寇 詔發峒丁討捕未幾而卒年四十四子德政自稱
留後來告哀除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景祐三年
寇邕州之恩陵等州及諸峒略牛馬焚室廬而去 詔責問令
捕酋領正其罪寶元元年進南平王儂智高反率兵二萬助王
師平智高 詔却其兵而厚賜之久之卒子曰尊遣使來告哀
即除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嘉祐三年來貢異獸
曰麟也樞密使田況曰非麟也止云異獸謝荅之 英宗即位
加同平章事 神宗即位進南平王加開府儀同三司襲位十
八年而卒子乾德嗣 朝廷命以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
趾郡王沈起知桂州安意 朝廷有攻取之議不能懷輯乃以
溪峒點集土丁又禁交趾與州縣貿易於是交趾貳遂謀入寇
熙寧八年乾德大舉兵連陷欽廉二州遂圍邕州知邕州蘇緘

日夜勞苦士卒禦敵前後射殺萬五千餘人城中人心益固而
救不至被圍四十二日而城陷緘死之三州死者無慮十餘萬
人 神宗以趙高為招討使總九將軍進討既又以郭達為宣
州使而高副之達至長沙督諸道進兵復邕州達遣將拔永安
州於是溪峒悉降達次思明州遣燕達討廣源州降其觀察使
劉紀師次富良江交趾承船迎戰達破之獲賊將洪真太子賊
勢蹙乾德乃奉表乞降是時王安石與吳充以交趾事爭 上
前安石以為可取充曰得之無益至是乾德歸順 神宗許之
哲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元祐中進南平王乾德歷 哲宗 徽
宗兩朝未嘗犯順宣和元年加守司空至靖康初乾德尚無恙
後二年乃死楊換立

臣稱曰自公蘊以來中國所以懷柔者恩意備至故得蛙藏井

底蟻聚穴中焉然黎全劫丁璿再傳而遽亡公蘊纂提祖數世而未殞豈非其幸與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三十

乾隆丁酉依好經樓吳氏影宋抄奉校



